

卷

一百

十四

至

一百

二十二

内壙城

道

教

帝

家

京

六

卷

集

仙

傳

三

卷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四

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
校理賜緋魚袋借紫臣張君房集進

傳

墉城集仙錄叙

墉城集仙錄者紀古今女子得道昇仙之事也夫去俗
登仙超凡證道駐隙馬風燈之景享莊椿蟾桂之齡變
泡沫之姿同金石之固長生度世代有其人綿歷劫年
編載經誥玄圖祕錄燦然可觀神仙得道之蹤或品昇
上聖或秩預高真或統御諸天或主司列嶽或騎箕浮

漢武隱月奔晨或朝宴九清或徊翔八極開皇已往劫
運之前三洞寶書多所詳述洎九皇三古之後服牛乘
馬已還皆輟天府而下拯生靈由仙曹而暫司宰制垂
法立教秉國佐時儒籍史臣備顯其事至有韜光混跡
駕景登晨或功著巖林遡烟霞而輕舉或身離囂濁控
鸞鶴以冲虛或躬贊帝王或樂居毗俗陰功克就玄德
昇聞使雞犬以俱飛拔庭除而共舉光于簡冊無世無
之昔秦大夫阮蒼漢校尉劉向繼有述作行於世間次
有洞冥書神仙傳道學傳集仙傳續神仙傳後仙傳洞
仙傳上真記編次紀錄不啻十家又名山福地之篇括

地山海之說搜神博物之記仙方藥品之文旁引姓名
別書事跡接於聞見詎可勝言則神仙之事煥乎無隱
矣常俗之流或言神仙者必俟身形委謝魂識成真而
後謂之神仙非是骨肉昇翥此蓋愚瞽未達之甚也何
者真經云得道去世或隱或顯證道雖一修習或殊故
云神仙之道百數非一途所限非一法所拘也或為真
人之友或為天帝之賓倏忽而龍駕來迎參差而雲駢
遐邁者則谷希長里青光赤松之例是也或受書稟籙
陰景鍊形靈肉再生前功克懋者則五老上帝四極真
王之例是也或精誠不易試難不移目注崑丘心朝大

帝而得道者黃觀韋道微傳君之例是也況復大洞七
變八稟三圖胎精斑符隱芝曲素玉精金液黃水祕符
赤樹青英環剛絳寶白羽皇象九轉八瓊服之而化鳳
化龍餌之而爲金爲玉復有金璫玉珮之訣三皇八景
之文華丹素奏之靈神虎金真之要飛行之羽超虛躡
空流金之光攝神制逆翱翔則翠羽玄翮控御則飛蓋
曲晨七十四方之所修靡虧毫髮三十七色之所授漸
備羽儀至或降九錫以騰凌踐七試而貞介資師祕訣
證自我心層象不能易其堅雷霆不能駭其聰富貴不
能惑其志聲色不能誘其衷此則我命在我長生自致

故古今得者詎可殫論南真云功滿三千白日昇天弘
道无已自致不死此之謂也夫神仙之上者雲車羽蓋
形神俱飛其次牝谷幽林隱景潛化其次解形託象蛇
蛻蟬飛然而冲天者爲優尸解者爲劣又有積功未備
累德未彰或至孝至忠至貞至烈或心不忘道功未及
人寒棲獨鍊於己身善行不加於幽顯者太上以其有
志太極以其推誠限盡而終魂神受福者得爲善莢之
鬼地司不制鬼錄不書逍遙福鄉逸樂遂志年充數足
得爲鬼仙然後昇陰景之中居王者之秩積功累德亦
入仙階矣如此則善不徒施仙固可學功無巨細行無

洪纖在立功而不休爲善而不倦也修習之士得不勗哉又一陰一陽道之妙用裁成品物孕育群形生生不停新新相續是以天覆地載清濁同其功日照月臨晝夜齊其用假彼二象成我三才故木公主於震方金母尊於兌澤男真女仙之位所治昭然觀夫誥籍之中圖傳所述混同載錄未有解張今按上清七部之經存注修行之事日月五星之內空常飛步之篇元父玄母以兼行陽號陰名而具著纂彼衆說集爲一家女仙以金母爲尊金母以壙城爲治編記古今女仙得道事實目爲壙城集仙錄上經曰男女得道位極於真君女子得

道位極於元君此傳以金母爲主元君次之凡十卷矣廣成先生杜光庭撰

西王母傳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亦號曰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

皆挺質太元毓神玄奧於西方眇莽之中分大道純精
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
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
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
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西那之都崑崙玄圃閼風之
苑有金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
臺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
洪濤萬丈非飊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墜天綠臺
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綠帳明月四朗戴華勝
佩靈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沓映羽旂廕庭軒砌
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輪千尋無
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洲在崑崙
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
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
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
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
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映焉上清寶經三洞
玉書凡所授度咸所關預也昔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
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
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

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尅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皇瑄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之野昔第盈字

叔申王寢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受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軒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渡白水凌黑波顧眄倏忽謁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曜七辰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搏桑帝君授我以玉珮金璫二景纏練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漑月咀日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西

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授寶書四童散方泊周穆
王滿命八駿與七萃之士驂騶赤驥踏驪山子之乘駕
以飛軒之輪栢矢導車造父為右風馳電逝三千里越
剖閭無鳧之鄉犀玉玄池之野吉日甲子龜鼉魚鼈為
梁以濟弱水而昇崑崙玄圃閭風之野而賓于王母穆
天子持白珪重錦以為王母之壽詩白雲之謠刻石紀
迹于弇山之上而還中土矣世之昇天之仙凡有九品
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
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
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不可

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
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觀奉元始天尊身故漢初有
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訝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
拜木公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
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
公也自非沖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漢孝武皇帝徹
好長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築尋真之臺齋
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壙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
聞子欲輕四海之祿迂萬衆之貴以求長生真乎勤哉
七月七日吾當暫來也帝問東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

百日焚香宮中夜二唱之後白雲起於西南鬱鬱而至
徑趣宮庭漸近則雲霞九色簫鼓震空龍鳳人馬之衆
乘麟駕鹿之衛科車天馬霓旂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宮
闕大仙從官森羅億衆皆長丈餘既至從官不知所在
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
璽黃錦之服文彩鮮明金光奕奕腰分景色之劔結飛
雲大綬頭上華髻戴太真晨纓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
可年二十許天姿奄藹靈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扶侍
二女登牀東向而坐帝拜跪問寒溫侍立良久呼帝使
坐設以天厨芳華百果紫芝萋藥紛若瑱標精珍異常

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大
如鵝音保與子四以與帝母自食三帝食桃輒收其核
母問何爲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國
土地薄種之不生如何於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
珍之璈董變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玉許飛
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拍洞陰之
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靈之曲衆聲激朗清
音駭空歌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
賤榮樂卑耽虛味道自復佳耳然汝性恣體欲淫亂過
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裂身之車也淫者破身

之斧也殺者響對者者心爛積欲則神隕聚穢則命斷
以子叢爾之身而宅殘形之賊盈尺之村乃攻之者百
刃欲以解脫三尺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鷄
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撥
穢易意保神氣於絳府閉淫宮而不開靜奢侈於寢室
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務施鍊氣惜精儻有若斯之事豈
無髣髴耶若不爾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耳帝跪受王
母之誠曰徹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界刑政
乖謬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
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師元始

天王昔於嚴霄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先取諸身
堅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體灌沉珍漑長清精入天門
金室宛轉在中閑青白分明適泥丸養液閉精具身神
三宮備衛存絳宮黃庭戊己無流源徹通五臟十二絡
吐納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熱寒保精留命永長存
此所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爲之皆
必長生亦可後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得飛空騰虛而
已汝能爲之足可度世也夫學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
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奇物地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
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中仙

之所寶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之逝乃天真之所服
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
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
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糧積
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雲童飛干有得
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
有松柏之膏山薑沉精菊花澤瀉苟杞茯苓萹蒲門冬
巨勝黃精靈飛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威蕤黃連如
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各數有千予得服之可以
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澤返

老童顏後使群鬼得爲地仙求道之者要先憑此階漸
而能致遠勝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永
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取之
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爲上品自然之要也且
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
存則生氣去即死萬物草木亦皆如之身以道爲本豈
可不養神固氣以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
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不復子其寶焉我之所
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詞也即勅玉女李慶孫書
出之以付於帝汝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席叩

頭請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厨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策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以付帝王母咒曰

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真激氣太澤玄精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一八會飛天之成真仙節信由茲通靈泄墜滅腐寶歸長齡徹其慎之敷告劉生祝畢帝拜授之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者宜別祭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

之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有董仲君李少君可校之爾況為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國家授簡真靈以祐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言去從官互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方朔曰此我隣家小兒性多滑稽魯三來偷桃矣昔為太山仙官因沉湎于玉酒失部御之和謫佐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為酒色所惑殺伐不休征遼東擊朝鮮通西南夷築臺榭興土木海內愁怨自此失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不復降焉所受之書置於栢梁臺上為天火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東方朔飛翥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恨元

始二年崩於五柞宮葬於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盛以金箱一旦出於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此亦得託形尸解之驗也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茅盈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縮衣使者於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脩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

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食芝佩璽服衣正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爲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爲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爲司祿食長耀雙飛者位爲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天地位爲司命授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仙綜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大帝之命賜盈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一真人授事訖俱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爲盈設天厨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

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袁太霄隱書丹景道
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
信之盟以授於盈固及袁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其後
紫虛元君魏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隱元之臺西王母
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
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禮紫陽左
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
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栢真人王子喬等三十餘真
各歌太極陰歌陽歌之曲母爲之歌曰

駕我八景輿歛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攝朱女道
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
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
真幹玉映輝續精在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絳河
曲相與樂未央歌畢三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三元
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乃攜南嶽魏華
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過句曲之金壇宴太元
茅真人於華陽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衆
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太真金母師匠萬品校領群
真聖位尊高總錄幽顯至若邊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
然景侍而登仙故洞玄及自然傳謂金母師即王母也

玄經所證事跡蓋多此未備錄矣

九天玄女傳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帝在昔爲有熊之國君佐神農之孫榆罔既衰諸侯相伐干戈相尋各據方色自稱五行之號太皞之後自爲青帝榆罔神農之後自號赤帝共工之後自號白帝葛天氏之後自號黑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帝乃恭已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噉砂吞石不食五穀作五虎之形以害黎庶鑄兵於葛鑪之山不用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

以爲已助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以大鴻爲佐天老爲師置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爲上台天老爲中台五聖爲下台始獲寶鼎不覺而熟迎日推筭以封胡爲將以夫人費修之子爲太子用張若隰朋力牧容光龍行倉頡容成大撓奢龍衆臣以爲輔翼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憂憤齋於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

太上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首曰蚩尤暴橫毒害蒸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符策使鬼神之書制祆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甲之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嶽河圖策精之訣九光玉節十絕靈幡命魔之劍霞冠火珮龍戟霓旂翠輦綠軒虬駝虎騎千花之蓋八鸞之輿羽籥玄竿虹旌玉鉞神仙之物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爲兵信五色之幡以辨五方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驅魑魅雜祆以爲陣兩師風伯以爲衛應龍蓄水以攻於帝帝盡制之遂蚩尤于絕轡之野中冀之鄉塚分其四肢以葬之由是榆罔拒命又誅之於版泉之野北逐獯鬻大定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九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萬靈垂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黃龍下迎帝乘龍昇天皆由玄女之所授符策圖局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五

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

校理賜緋魚袋借紫臣張君房集進

傳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孀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投
憩咸若還家不異住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
亦無所厭羸衣糲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少年住
經月舉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母亦不知
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斲

至蒙陰於蜂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住見一小童子喚云徐道士前來道盛行進去車三步許止又見二童子年十二三許齊著黃衣絳裏頭上角髻容服端正世無比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云我是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太山檢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飄玄崗嶮嶮津驛有限日程三千侍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煙三清此三子見送玄都因汝為我謝東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好相開度過此無憂危也舉手謝去云太平相見馳車騰遊極目而沒道盛還逐旅訪之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鮑姑

鮑姑者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鑿洞於幽元沉心冥肆人莫知之靚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福逮於靚故皆得道姑及小妹並登仙品靚學通經緯後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戊寅靚於蔣山遇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累徵至黃門侍郎求出為南海太守以姑適葛稚川稚川自散騎常侍為鍊丹砂未為句漏縣令太玄在南海小女及笄無病暴卒太玄時對賓客略

無悲悼葬於羅浮山容色若生人皆謂爲尸解靚還丹
陽卒葬於石子崗後遇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
已賊欲取刀聞塚左右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其刀
自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
葬之靚與妹亦得尸解之道姑與稚川相次登仙

孫寒華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杜契受玄白之要顏容
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道而去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晉東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忠祖父

貞節立園性多慈憫以陰德爲事奚子每與一志務於
救人大雪寒凍路積稻及穀於園庭恐禽鳥餓死其用
心如此今得道而居華陽洞宮中也

韓西華

韓西華者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常行陰功至於蝓
翹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今在嵩山洞天之中

竇瓊英

竇瓊英者竇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常以葬枯骨爲
事以活死爲心故祚及瓊英令行女仙在易遷宮中

劉春龍

劉春龍郭叔香並不知何許人也以其先世有陰德故皆得遁化練景入華陽易遷宮中劉春龍嘗獲異韓太華李奚子並天安嚴麗儀冠駭衆才識偉鑠皆得爲明晨侍郎以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舉之不限男女也

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濟窮困救王惠等族殊有陰德數十年熙得身詣朱陵兒子得遊洞天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眇山澤以自足易遷夫人者乃其品也

傅禮和

傅禮和者北地傅建之女也舉家奉佛禮和常日日灑掃佛前每發願云獨慕仙道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道仙去善爲空洞之歌歌則禽鳥翔舞而集飛聚其前以聽之此乃至誠所感而獲道也

黃景華

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韓君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宮位爲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

張微子

張微子者漢昭帝大匠張慶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在太元司命華陽舍真臺師東華玉妃受服霧氣之道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金石乃氣久服之能散形入空與雲霧合體微子修之得其仙道也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救窮之陰德度趙阜之急難上感皇人授其道要今爲朱陵嬪數遊三清司命亦令聽政也

王法進

王法進者劍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僖戲未嘗輕侮於尊像見必歛手致敬若有凜懼焉十餘歲有女官自劍州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官以保護之授正一延生籙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護持齋戒亦茹栢絕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歉斛斛翔貴死者十有五六多採山芋野葛充饑忽有二青童降於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達大帝之所命以玉盃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人稟五行之大體天地

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
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
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織之
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
斯固神明所債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穡瀆日有奏言
人厭賤米麥不貴衣食之本我已敕太華之府收五穀
之神令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
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
惡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
起因無懺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耳汝當爲無上侍童

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於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
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德之育
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
之養儉已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
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
琅笈珠韞出靈寶清齋告謝天地法一卷付之傳行於
世曰世人可相率幽山高靜之處置齋悔謝一年之內
春秋兩爲春則祈於年豐秋則謝於道力如此則宿業
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爲置豐衍也龍虎之年復當召汝
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受之書即今靈寶

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與靈寶自然齋大率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徵効苟或几席器物小有輕慢濁汚者營奉之人少有不公心者即飄風驟雨壞其壇筵迅雷吼雷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歲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固不戰慄兢戒肅恭擎跪知奉其法焉或螟蝗旱潦害稼傷農之處衆誠有率勉於修奉之處炷香告玄旦夕響應必臻其祐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較其徵驗矣巴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蓋一揆矣法進以天寶十一年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神人之言矣

王氏

王氏者中書舍人謝良弼之妻也東晉右軍逸少之後會稽人也良弼進士擢第為浙東從事而婚焉既而抱疾沉痾歷年未愈良弼赴闕竟不果行而加綿篤時吳筠天師遊四明天台蘭亭禹穴駐策山陰王氏之族謁而求救為禁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護乃詣天師受籙精修焚香寂念獨處靜室志希晨飛因絕粒噓氣神和體輕時有奇香異雲臨映居第鬢髮真降容接靈仙而人不知也忽謂其女曰吾昔之所疾將僅十年賴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

考過往懺之未盡吾平生以俗態之疾頗懷妬妬今猶
心閉藏黑未通於道當須陰景鍊形洗心易藏二十年
後方得蟬蛻耳吾死勿用棺器可作柏木帳致尸於野
中時委人檢校也是夕而卒家人所殯如其言凡事儉
約置其園林間偃然如寐亦無變改二十年有盜發殯
棄其形於地隆冬之月帳側忽聞雷霆之聲舉家驚異
馳行看之及舉其尸則身輕如空殼肌膚爪髮無不具
備右脇上有折痕長尺餘即再水瘞為南嶽夫人嘗言
得道者上品白日昇天形骨俱飛上補真官次者蛻如
地蟬亦形骨騰舉肉質登天皆為天仙不居山嶽矣良
弼亦執弟子之禮躬侍天師仍與天師立傳詳載其事
迹矣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嬰孺
道行高潔世人號為花姑蹠履徐行奔馬不及不知何
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
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衛之人或有不正之
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如神明
矣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
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

時人莫得知之以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都
西山謁道士胡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卽爲指
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
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壇跡宛然立處當
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錐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
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磚砌尚在景
雲中睿宗皇帝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
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明皇醮祭
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
潔不爾有虵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烏郡飛垂帶直

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彤嬪
靈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跡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
來姑累得嘉兆躬申葺理行宿洞口聞聲磬之音雖荒
梗多時若有人接導寓宿林莽怕然甚安達明入山果
遇壇殿餘址遂立屋宇聞步處仙梵之響環壇數里有
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象中箭來投花姑
姑爲拔之其後每齋前則銜蓮藕以獻姑開元九年辛
酉歲姑欲昇化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
身化之後勿釘吾棺只以絳紗累覆棺上而已明日無
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溫暖異香滿於庭堂之內弟子

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而已忽聞雷霆擊紗上有
孔大如雞子棺中唯有被覆木簡屋上穿處可通人座
中奠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焉每至忌辰即風雲
鬱勃直入室內明皇聞而駭之使覆其事明日使道士
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勅道
士齋龍壁來醮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姑塚間而滅即
花姑葬空棺木簡之處又有五色仙蛾集於壇上刺史
張景佚以為聖德所感立碑頌述天寶八載己丑以魏
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大曆三年戊
申魯郡開國公顏真卿為撫州刺史舊跡荒毀闕人住
持召仙臺觀道士譚仙巖道士黃道進二七人住洞靈
觀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仙臺院顏公述仙
壇碑而自書之以紀其事跡焉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
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矣善禁咒之術獨遊海內
三江五嶽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名山勝賞無不周徧多
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為豪僧數輩微詞巧
言姑輒罵之群僧激怒欲以刃制之詞色愈激姑笑曰
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

乎即解衣而卧遽撤其燭僧輩喜以爲得志也明日姑
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殭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
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
矣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敬之若神明矣
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咸通初謂贍縣白鶴觀道士
黃雲陶曰我先君仕歷周隋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
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詳之即實
之才之女也

緱仙姑

緱仙姑者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

於嶽之下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
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
其間曾無所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
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嶽夫人使也姑修道精苦獨棲
窮林命我爲伴耳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聖祖
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
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豫說其姓字及其日
一一皆驗又曰河南緱氏王母修道之處故鄉之山也
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
夕果十餘僧來魏夫人仙壇乃是一片巨石方可丈餘

其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群僧持火杖乃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既出門即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分散九僧為虎噬殺一僧推壇之時不同其惡免為虎害夫人仙壇儼然無損姑亦無恙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仙所因徙居湖南烏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廣陵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頭髮鬢黑晉元南渡之後耆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顏狀不改每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嘗減少人多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六

傳

南溟夫人

南溟夫人者居南海之中不知品秩之等降蓋神仙得道者也有元徹柳實二人同志訪道於衡山結廬棲遁歲餘相與適南至廣州合浦縣登舟將越海而濟南抵交趾維舟岸側適村人亨神簫鼓喧奏舟人水工至于僕使皆往觀焉唯二子在舟中俄爾颶風斷纜漂舟入海莫知所之幾覆沒者二三矣忽泊一孤島風浪亦定

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賜緋魚袋借紫臣張君房集進

二子登岸極目于島上見白玉天尊像瑩然在石室之內前有金爐香燼而竟無人二子周覽悵望見一巨獸出于波中若有所察良久而沒俄爾紫雲湧於海面瀾漫三四里中有大蓮花高百餘尺葉葉舒舒內有帳幄綺繡錯雜虹橋闊數十尺直抵島上有侍女捧香於天尊像前炷香未已二子哀叩之以求救技願示歸路侍女訝曰何處至此耶以事白之侍女曰少頃南溟夫人與玉虛尊師約子可求而請之也侍女未去有一道士乘彩雲白鹿而至二子哀泣以告之道士曰可隨此女謁南溟夫人也二子受教隨侍女登橋至帳前再拜稽首以漂汎之由述其姓字夫人命坐尊師亦至環坐奏樂頃之進饌尊師曰二客求人間饌以享之饌畢尊師以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受訖尊師告去謂二子曰有道氣無憂歸路也合有靈藥相贈子分合當自有師吾不為子之師也他日相見矣二子拜辭尊師乘鹿而去頃有武夫長十餘丈金甲執劍進曰奉使天吳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即命侍女示二子歸路曰從百花橋去贈以玉壺曰前程有事可叩此壺也遂辭夫人登橋而去橋長且廣欄干上皆異花二子花間窺見千虬萬龍互相繳結而為橋矣見向之

巨獸已身首異處浮于波間二子問所送使者斬獸之
由荅曰為不知二客故也使謂二客曰我不當為使
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也衣帶間解合子琥珀與之中
有物隱隱然若蜘蛛形謂二子曰我輩水仙也頃與番
禺少年情好之至有一子三歲合棄之夫人令與南嶽
郎君為子笑中間迴鴈峯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寄與子
所弄玉環與之而為使者隱却頗以為悵望二客持此
合子於迴鴈峯廟中投之若得玉環為送嶽廟吾子亦
當有荅慎勿開啓二子受而懷之又問玉虛尊師云子
自有師誰也曰南嶽太極先生耳自當遇之須臾橋盡

與使者相別已達合浦之岸問其時代已十二年矣於
是將還衡山中途餒甚試叩玉壺則珍珠至二子一食
不復飢渴及還妻已謝世家人曰郎君溺海十餘年矣
自此二子益有厭俗之志無復名宦之心乃登衡嶽投
合子於迴鴈峯廟瞬息之間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
折木撥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戰慄之際空中有人以
玉環授之二子得環送於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
金合以酬二子曰南嶽郎君持此還魂膏以報君也家
有所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既受之而失其使
二子遂膏塗活其妻後因大雪見一樵叟負重凌寒二

子哀其老以酒飯之忽見其擔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為師曰吾得神仙之道列名太極矣太上勅我來度子耳因見玉壺曰此吾貯玉液之壺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遂以玉壺獻之二子隨太極先生入朱陵宮祝融峯歷遊諸仙府與妻俱得昇天之道

邊洞玄

邊洞玄者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飢渴每霜雪凝冽鳥雀飢棲必求米穀粒食以散餵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

白其父母願得入道修身絕粒養氣父母憐其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笄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官請為道士終鮮兄弟子無近親性巧慧能機杼眾女官憐而敬之紡織勤勤晝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參香火之外多貯五穀之類人或問之既不食累年而貯米麥何也豈非永夜凌晨有飢渴之念耶笑而不答然每朝於後庭散米穀以餉禽鳥於宇內以餉鼠積歲如之曾無怠色一觀之內女官之家機織為務自洞玄居後未嘗有鼠害於物人皆傳之以為陰德及物之應也性亦好服

餌或有投以丹藥授以丸散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
訖而後服之往往為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亦無
所怨嘆疾纔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
寧揮解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苟遇歲饑分所貯未交
以濟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眾
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
仙白日昇天間之皆以為笑叟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行
步偃偻聲纔出口眾笑謂之曰既還丹可致不死長生
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邪叟曰吾此丹初熟合度
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難得吾不能自服便飛昇冲

天耳眾問曰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人盡
有心何言求仙者難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
修行能好道復能修行精神不退勤以其事不被聲色
所誘名利所惑奢華所亂是非所牽初心不變如金如
石者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何謂好道也問曰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壽
也叟曰天大聖真人高真上仙與北斗七元君輪降
人間以為天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
也又問曰既盡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未陽太一南
宮真人耳問吞之敏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遂

巡暴風雷雨流相顧視驚悸異常衆人稍稍散去叟問衆曰此有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問經至洞玄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來相救能服之邪洞玄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不多五十萬金耳洞玄曰此窮窘多年殊無此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積聚五穀餉飼禽蟲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即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令於藥囊中自探之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三丸叟曰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之藥也又於衣裾內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令吞丸藥叟喜曰汝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藥無復易腸換血之事即宜處臺閣之上接會仙勿復居臭濁之室七日即日可以昇天當有天衣天樂自來迎矣須臾雨霽叟不知所之衆女官奔詣洞玄之房間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嗤其怪誕或歎其遭遇相顧驚駭由是郡衆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此願登於門樓之上顧眄之際樓猶高鏤洞玄告人曰我不於此語猶未終已騰身在樓上矣異香流溢奇雲散

漫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
洞玄告衆曰中元日早必昇天可來相別也衆乃致齋
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滿空紫雲繡鬱縈繞觀樓衆人
見洞玄昇天音樂導從幡旌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
方散矣太守衆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大唐明皇居
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炁充庭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
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幽州女道士遶洞玄也今日
得道昇天來以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奏
函示駙騎馳至與此符合勅其觀為登仙觀樓曰紫雲
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咸請入道進其封邑
及實封由是上好神仙之事彌更勤篤焉仍勅校書郎
王端敬之為碑以紀其神仙之盛事者也

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自幼不食葷血好清
淨家貧無香取栢葉栢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無所為經
日不以為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之
聽其率性任意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首水中極
有異物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往往信驗聞之固
以為然隨往看水果洶湧不息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
父母撈摠得一木像天尊古昔所製金彩已駁狀貌與

女無異水即澄清如舊無復他物便以木像置於路側號泣驚異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彩雲仙樂導衛甚多與女伴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上天無至憂念也同來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大帝侍晨女一是上清侍女姓黃名觀福此去不復來矣今年此地疾疫死者甚多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即留今數餅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都其歲疫毒黎民雅地尤甚十喪三四即麟德年也今俗呼為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觀福為黃冠佛也

陽平治

陽平治謫仙妻不知其名九隴居人張守珪家甚富有茶園在陽平化仙居山內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輩男女傭工者雜之園中有一少年賃為摘茶自言無親族性甚了慧勤願守珪憐之以為義兒又一女年二十餘亦無親族願為義兒之婦孝義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旦山水汎溢市井路絕鹽酪既闕守珪甚憂新婦曰此可買耳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樹下以杖扣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要但令扣樹取之無不得者其夫術亦如此因與隣婦十數人於朶口市相遇為買酒一盃與衆婦飲

之皆醉而盃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請問其術受而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答曰二十四化各有大洞或方千里五百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神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異無其中皆有仙王仙卿仙官輔相佐之如世之臧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及生之者皆居其中以為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理善惡人世死生與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其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為洞府所統也二十四化之外其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陽岵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八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之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之也旬日之間忽夫婦俱去

神姑

神姑者盧眉娘是也後魏北祖帝師盧景祚之後生而眉長且綠因以為名永貞元年南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異貢於京師眉娘幼而慧悟能以一絲折為三縷染彩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外列執幢捧節仙童不啻千數其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傳之則虬硬不斷順

宗皇帝歎其巧妙二宮內謂之神姑入內時方年十四
每日但食胡麻飯三二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
慧因賜金鳳環以束其腕久之不願在宮掖乃度為女
道士放歸南海賜號曰逍遙數年不食常有神人降會
一旦羽化香氣滿室將葬舉棺覺輕撤其蓋唯舊履而
已往往人見乘紫雲於海上羅浮李象先作盧逍遙傳
蘇鶚載其事於杜陽編中焉

王奉仙

王奉仙者宣州當塗縣民家之女也家貧父母以紡績
自給而奉仙年十三四因田中餉飯忽見少年女十餘
人與之嬉戲久之散去他日復見如初自是每到田中
餉飯即聚戲為常吳月餘諸女夜會其家竟夕言笑達
曉方散或攜奇果或設珍饌非世所有其房宇秋陋來
衆雖多不以為窄父母聞其言笑疑焉伺而察之復無
所見又疑祆魅所惑詰之甚切必託他詞以對自是諸
女不復夜降常晝日往來或引其遠遊凌空泛迴無所
不到至暮乃返仍不飲不食日加殊異一日將夕母氏
見其自庭際竹杪墜身於地母益為憂懇問其故遂以
所遇之事言之父母竟未諭其本末諸女剪奉仙之髮
前露眉後垂至肩自此數年髮竟不長不食歲餘肌膚

豐瑩潔若冰雪螭首蟠領皓質明眸貌若天人智辯明
晤江左之人謂之觀音焉咸通末相國杜公審權鎮金
陵令狐公綯鎮維揚延請供養聲溢江表其後秦彥請
留於江都展師敬之禮高士主父懷景正直侗儻疑以
為邪詣而問之奉仙欣然加敬話道累日主父問所論
之理頗合玄要何復有觀音之目耶奉仙曰其所遇者
道也所得者仙也嗟俗之徒加我以觀音之號耳然頃
歲杜公搜於蓬茅之下欲貢於宮掖之內適以斷髮免
未容歸侍膝下遂留寺中閭巷不知騰口虛譽至有
擎香捧燭施寶投金翬然經年莫知竄免而今日遂其

修養不拘閉於後庭者亦是真仙其祐斷髮齊頰之明
効也得不自以為慰喜耳且名之與道兩者無滯莊生
云人以我為牛而我為牛人以我為馬而我為馬忘形
體真者不以名為累也故亦不鄙人爾且某所見之女
年可十八九容貌異常著雲霞錦繡大神之衣執持者
仙花靈草吟詠者仙經洞章所話乃神仙長生度世之
事隨其所行道遙迅速不知其倦所到天宫仙闕金樓
玉堂修廊廣庭芝田雲圃神禽天獸珍木靈芝非世間
所覩過星漢之上不知幾千萬里朝謁天尊天尊處廣
殿之中羽衛森列告奉仙曰汝寄生人世五十年後當

還此勅左右以玉漿一盃見賜飲畢戒曰有穀之實草木之果食之殺人夭汝年壽特宜絕之是以不食二十
年矣夫天尊行化天上教人以道延人以生主宰萬物
覆育周徧如世人之父也釋迦行化世上勸人止惡誘
人求福如世人之母也仲尼儒典行於人間示以五常
訓以百行如世人之兄也世之嬰兒但識其母不知有
兄父之尊故常常之徒知道者稀尊儒者寡不足怪也
且所見天上之人男子則雲冠羽服或小髻青襟女子
則金翹翠寶或三鬟雙角手執玉笏項負圓光飛行乘
空變化莫測亦有龍麟鸞鶴之騎羽幢虹節之仗如人
間帝王耳了不見有菩薩佛僧之像也因出其所供養
圖繪甚多率是天人帝王道君飛仙之狀亦無僧佛之
容焉自咸通迄光啓四十年間遊淮浙之宛陵所至之
處觀者雲集其警俗也常以忠孝真正之道清靜儉約
之言修身密行之要故遠近瞻敬凡金寶貨委之於前
所施億萬皆棄之去而未嘗顧也雖三淮沸浪四野騰
煙棲止自若曾不為患其有擁眾威悍如孫儒趙宏畢
師鐸欲以不正逼之白刃憐之及覩其神貌不覺折腰
屈膝伸弟子之禮後與二女弟俱入道居洞庭山光啓
初遷餘杭界千頃山山下之人為棣華宇以居之歲餘

無疾而化年四十八有雲鶴異香之瑞果符五十年之
言矣况其不食三十年童顏雪肌常若處子非金丹玉
液之効豈能與於此哉又往往神遊天界端坐逾月或
下察地府冥關之事坐見八極多與有道者言之世人
不知以為坐忘耳乃南極元君及東陵聖母之儔侶者
乎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之妻也道號玄同適馮徽二十
年乃言素志託疾獨處誓焚香念道持黃庭經日三兩
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內將至有光

如月照其庭廡香風颯然時當初秋殘暑方甚而清涼
虛爽颯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教之
籍命諸真大仙於四海之外六合之內名山大川有志
慕長生心真真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為地司累
奏簡在紫虛之府况聞女子立志元君尤嘉其用心即
日將親降於此如是凡五夕焚香嚴盛以候元君咸通
十五年甲午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群真二十七人
降於其室玄同拜迎于門元君憇坐良久示以黃庭填
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之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
女颯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真心靜神

往往不食雖真仙降聃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璣鈞樂
奏於其室馮徽亦不知也徽以玄同別室修道邈不可
親愚媼之懷常加毀笑每獲東陵之疑矣洎廣明庚子
之歲大寇犯關衣纓奔竄所在偷安馮與玄同寓跡於
常州晉陵存注不輟益用虔恭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
直瀆口欲抵別墅親隣女伴數人乘流之際忽見河濱
有紫朱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候玄同舟楫之
至也四境多虞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駭不進玄同曰
無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指揮曰未也猶在
春中私第去無速也其官吏遂各散去而同舟者雖見
莫究其由明年壬寅二月玄同沐浴餌紫虛所賜之丹
二仙女密降其室促嵩高之行是月十四日示以有疾
一夕終于私第有仙鸞三十六隻翔集室宇之上玄同
形質柔煖狀若生人額中炁然白光一點良久化為紫
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尺十五日夜雲彩滿室
忽聞雷電震霹之聲棺蓋飛起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
衾而已異香雲鶴浹旬不去浙西節度使相國周寶奏
曰伏聞趙夫人登遐之日玉貌如生陶先生歎世之時
異香不絕同其羽化錄在仙經豈謂明時復覩斯事伏
以馮徽妻薛氏早拋塵俗久息玄門神仙祕密之書能

採奧旨女子鉛華之事不撓冲襟非絕粒茹芝守真見
素履聖世無為之化窮玄元守一之規不然者安得方
念鼓益靈禽疊降正悲鸞鏡玄髮重生雷電顯祥雲霞
表異天迴而但聞絲竹棺空而唯有衣衾謫來暫住人
間仙去却歸天上事傳千古美稱一時雖屬郡之休禎
乃國朝之盛事臣忝分優寄輒具奏聞干冒天廷無
任戰越喜賀之至是歲二月十五日奏於城都行在勅
曰惟天法道著在仙經上德勤修玄功是致覽茲申奏
頌叶殊祥同魏氏之登仙比花姑之降世光乎郡縣煥
我國朝宜付官吏編於簡冊仍委本道以上供錢於其
住處修金籙道場以答上玄用伸虔感者時駐蹕成都
之三年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七

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賜緋魚袋借紫臣張君房集進

道教靈驗記

宮觀

真宗皇帝御制叙

夫妙道本於混成至神彰於不測經誥所以宣契象宮
觀所以宅威靈符籙所以備真科齋詞所以達精懇驗
徵應之非一明於嚮之無差誠覺悟於蒼黔而彰亶於
善惡也朕顧惟寡昧獲纂隆平荷祉福之咸臻務齋盟
而匪懈思揚妙理普示群生因覽杜光庭所集道教靈

驗記二十卷其事顯而要其指實而詳今昔所聞盈編
而有次殊尤之迹開卷以斯存翼水流傳俾列方版庶
資訓範克暢淳風直叙厥由題於篇首云爾

廣成先生序

道之為用也無言無為道之為體也有情有信無為則
任物自化有信則應用隨機自化則冥乎至真隨機則
彰乎立教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明太
上渾其心而等觀赤子也書曰不獨親其親天下皆親
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此明聖人體其道而慈育蒼生
也惡不可肆善不可沮當賞罰以評之經曰人之不善

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此聖人教民捨惡從善也
又曰為惡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為惡於幽闇者鬼得
而誅之又曰為善者善氣至為惡者惡氣至此大上垂
懲勸之旨也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此聖人法天道禍福善之戒也由是論之
罪福報應猶響答影隨不差毫末豈獨李釋言其事哉
抑儒術書之固亦久矣宣王之夢杜伯晉侯之夢大厲
恭世子之非罪渾良夫之無辜化豕之報齊侯結草之
酬魏氏良宵之殂駟帶鄭玄之粹劉蘭之筆不遺良史
攸載足可以為罪福之鑒戒善惡之準繩者也况積善

有餘福積惡有餘殃幽則有鬼神明則有刑憲斯亦勸善懲惡至矣大道不宰太上好生固無責於芻狗而示其報應直以法字像設有所主張真文靈科有所拱衛苟或侵侮必陷罪尤故歷代已來彰驗多矣成紀李齊之道門集驗記十卷始平蘇懷楚玄門靈驗記十卷俱行於世今訪諸耆舊採之見聞作道教靈驗記凡二十卷庶廣慎微之旨以匡崇善之階直而不文聊記其事

饒州開元觀神運殿閣過湖驗

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二里巨殿層樓迴軒廣廈枕湖有水閣松徑有虛亭松竹森疎花木秀茂即人避暑尋春為一州勝賞之所其後道流既少廊廡摧損唯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皆在里中民庶多葬於觀地中壇殿之外盡為墟墓矣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為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為神運閣別命崇修遠近歸心爭捨美利遂加繕葺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途超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資聖感是也

洋州馮行龍襲毀素靈宮驗

洋州素靈宮云漢武帝為素靈夫人降真內殿於太白
之前為築宮宇即其地也年代寔遠遺址僅存我唐高
祖既至長安受階恭帝禪是歲夢素衣神人云我太白
之主也居素靈臺以荒毀為告詔訪其地特創臺殿命
為素靈宮開元中傳天師魯奉詔齋醮於其上德宗幸
梁洋欲駕幸其地又加營飾由是材石之功最為宏壯馮
行襲自金州遙統洋州武定軍命其子守之欲毀素靈
屋宇以修公署工人揭瓦皆有毒蛇居於雷中莫知其
數竟無所措手以事白焉馮子怒使吏焚之曳薪炷火
而雷電大震風雨總至群吏奔駭數輩死之靈跡歸然
無敢犯者

文銖臺二僧擊救苦天尊像驗

文銖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為莊前堆阜之
上置書堂焉而性本疎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
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為戲樂至於筌笱之具罽羅之屬
弋網罝罩弓矢樵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
記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也銖驚而問之
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見其人形而獸頭矣欲
求道士悔謝更令孰視井中頃刻之間身形不改而頭
已百變或鳥或獸或蛇或魚銖見之異常憂懼道士曰

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則受一生終爾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壽限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鉢號泣求救願焚七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更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勅歷救衆生之苦名曰救苦真人爾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若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踊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椀右執柳枝金冠鳳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耀一川逡巡乃隱丈鉢乃焚羅網之具披道士天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其俗所居處相傳號曰文鉢臺而救苦天真之像猶在忽有僧數人遊行見之曰既是文鉢聖跡何得有道士功德因知道士無良侵我古跡已多年矣因拔得大木唯二僧共擊天尊像手折耳傷口鼻亦壞力擊其項未能致損用力甚困二僧少歇看天尊所傷之處並已如舊唯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多及看其手亦已折矣匍匐號叫告於衆

人自述其事良久而死

亳州太清宮老君挫賊驗

亳州真源縣太清宮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歷殷周至唐而九井三檜宛然常在武德中枯檜再生天寶年再置宮宇其古跡自漢宣漢桓增修營葺魏太武隋文帝別授規模邊韶薛道衡為碑以記其事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明皇六聖御容列侍於老君左右兩宮二觀古檜千餘樹屋宇七百餘間有兵士五百人鎮衛宮所咸通中龐勛據徐州十道徵師招討長圍將合龐勛恐力不支久遂領徒三千餘人徑來欲奪宮所據為營

壘是日避難士庶千餘家咸在宮內見黑氣自九井中出良久昏曠一川老君空中應現龐勛徒黨迷失道路自相蹂踐蘄水橋斷盡溺死水中遂巡開霽賊黨無孑遺矣廣明中黃巢將領徒伴欲焚其宮亦有黑霧遍川迷失行路又有草賊遍地自欲凌毀太清宮迷路乃往亳州城下因圍逼州城攻打彌急刺史潘稠望宮焚香以希神力救護頃之黑霧自宮中而來周繞城外腥風毒氣聞者頭仆密雪交至寒凍異常死者十五六初攻城之時有神鴉無數銜接賊箭投於城中賊輩已加驚異既而城內朗晏城外風雪賊人懼此神力解圍而去

尋亦散滅潘稠奏云自大寇犯闕之後群兇誅殄已來
大小寇逆前後一十八度欲犯太清宮或迷失道途或
龍神示見終挫兇計宮城晏然所庇護居人不知其數
請移真源縣就宮安置勅旨恐移縣就宮必多穢瀆縣
依舊所宜准萬年例昇為赤縣仍降青詞修齋告盟

周真人居上經堂基驗

周真人名太玄陶隱居弟子也年二十一而得道先於
隱居證位其所居即今紫陽觀處茅嶺之前平陸夾壇
實為福地堂側一片地稍高如舊屋基而無甄璧蹤跡
太玄於其上植花木時見有人高冠褒衣或三或二亦

有介金之士明月靜夜立於其中家有小兒名小頭纔
五六歲遊戲其上後巡有人送置庭中如是者數四而
無傷損一旦問陶君說此祥異陶曰晉朝許君舊宅乃
上經堂基正當其地速作靜室為焚香之所不可褻瀆
也太玄因問上經所安之地何神明如此耶陶曰三洞
寶經所在之地萬靈侍衛百神朝揖豈可不尊之耶太
玄曰真經已去其地久虛而猶真靈衛之耶陶曰上經
所安之地地祇守之七百年法字之地千年正一所安之
地善神護之三百年經法雖去年限未滿所以然耳太
玄遂作靜室每旦夕香燈而不敢於此室朝拜存修恐

法位高卑有真凡之隔爾

魏夫人壇十僧來毀九遭虎噬驗

魏夫人壇在南嶽中峯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似能轉動人多即屹然而定相傳以為靈異往往神仙幽人遊態其上奇秀靈氣彌覆其頂忽有衲僧十餘人秉炬挾杖夜至壇所欲害緘仙姑入其居處仙姑在牀上而僧不見乃出詣壇所推壞夫人壇轟然有聲若已顛墜迴燭照之元不能動知其靈異奔送遁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大都不過走十餘里十人同志九人為虎噬殺一人推壇之時不同其惡遂免虎害乃以其事白於村鄉之人遠近驚異焉

嚴譏掘洪洲鐵柱驗

洪州鐵柱神仙許真君所鑄也晉朝豫章有巨蛟長蛇水獸肆害於人許君與其師吳君得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制禦萬精自潭州井中奮劍逐蛟出於此井君出謂吳君曰此井之下蛟螭所穴若不鎮之每三百年一度為民之害後來復何人制之役鬼神運鐵數百萬斤鑄於井中溢於井外數尺屹若柱焉於井之下布巨索八條以鑠地脉自是鍾陵之境無妖惑之事無墊溺

之災誓之曰後人壞我柱者城池湮沒江波泛溢人皆知之固不敢犯或有漁人敲柱上鐵用墜其網所損頗甚近亦官中禁之嚴譏節制江西信誹毀之詞使人掘鐵柱將欲碎之迅雷大擊江波遽溢掘未二三尺城池震動內外驚懼譏方信之焚香告謝而止柱側道院為其所毀近亦再修矣

王峯吳行魯毀掘成都龍興觀驗

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潁川王於小壘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乃使力役者斲觀門土墻及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黃衣人曰為觀中取土事要有對勘應答之間下馬而卒其觀內有鍾樓曰靈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拆其鍾樓遺蹤勝賞併為毀蕩矣頃年駕在蜀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為鬼吏所驅般運龍興材木鐵鑠繫械晝夜不休木繞積塚又却飛去如是揮運不知何年當得息爾欲求子孫為立觀門贖其罪子孫貧窘固不及爾

劉將軍取東明觀土修宅驗

劉將軍者隸職右神策軍居近東明觀大修第宅於觀
內取土築基脫整計數千車功用既畢劉忽得疾沉綿
旬日稍較忽如風狂於其階庭之中攫土穴地指爪流
血而終不已骨肉扶救之似稍歇定又須匍匐完土似
有驅迫之者時聞爲物捶擊痛楚之聲但流淚嗚咽而
已問之竟無所荅日又沉困垂命巫醫殫術略無微應
偶召瞽者筮云求道法救之劉素不信道未嘗有道士
過其家妻子既切因詣金仙觀請符理之置符於牀前
又焚數道和水飲之劉乃言曰我以无知犯暴道法取
東明觀土修築私舍地司已奏天曹罰令運土填陪不
知車數計我獨力般運三二百年恐未可足稍或遲怠
冥官考責鞭撻極嚴卒無解免之日言訖嗚咽號叫若
有所訴一家聞之俱為嗟痛其妻子就東明大殿上焚
香祈乞續買淨土五千車填送所穿坑處設齋告謝求
賜寬赦疾乃稍定一旦又自言曰天符有勅穿掘觀土
修築私家雖已陪填尚未塞責有十二年祿命並宜削
奪所連累子孫即可原赦是夕遂死余按道科凡故意
凌毀大道及福地靈壇殃流三世今劉生以陪填首謝
罪止一身得不為戒爾

南康王夢二神人告以將富貴驗

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臯為成都尹相國張公之愛
壻而量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狎於俗張家奕世相家德
望清貴張族皆輕侮於韋以此見薄亦未之悟也忽夢
二神人謂之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瓚
祿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當富貴
無以葛瓚為忘也由是韋有干祿之志謀於其室室家
復勉勵之以粧奩數十萬金資其行計既達秦川屬歲
饑久雨因知友所聘署隴州軍事判官俄而駕出奉天
郡守奔難行在臯率土客甲士饋輓軍儲以申扈衛以
功就拜防禦使復請赴覲行朝德宗望而器之既平寇
難大駕還京以功檢校右僕射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
西川乃授西川節度與張公文代焉擁師赴任張假道
歸闕以避其鋒既而累年蜀境大穰金帛豐積南詔內
附乞為臣妾威名益重而貢賦不虧朝廷倚注戎壘懾
伏由是請許南詔置習讀院入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
公文翰之美冠於一時南詔得其手筆刻石以榮其國
而葛瓚之事久已忘矣又夢二神人曰富貴而忘所因
其何甚耶公夢覺流汗驚駭久之乃躬詣雲林炷香禱
福遂命工度木揆日修崇作南宮飛閣四十間巨殿修
廊重門邃宇範金刻石知無不為支九隴租賦於山下

列屯輸貯糗糧山積匠石雲趨自製碑刊宇洞門之側
上構層樓燹僅七十人以供洒掃良田五百畝以贍齋
儲在鎮二十餘年封以王爵矣即本命丁卯屬首璣化
也

果州開元觀工匠同夢得材木驗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為爽塏以形勝之美選立觀額
雖州使旋具結奏而制置之內猶闕大殿州司差工匠
及道流將泝嘉陵江於利州上游採買材木臨行道流
工匠同夢有人云朱鳳潭中有木可以足用如此者三
因聚議曰夢兆如斯必有大商貨木公江而至可躊躇
三五日以伺之或免遠適頗以為便一匠曰吾於朱鳳
山下江中尋之莫有商筏已到來否即往山下尋求潭
水澄澈忽見潭底有木因使善沉者鉤求得梓木千段
構成三尊殿鍾樓經閣三門廊宇咸得周足又市塲甃
壇內有黃赤色者疑其火力未足棄而不用信宿皆化
為金起觀之費過於豐資殿宇既成將塑尊像又於白
鶴山觀掘地得鐵數萬斤鑄三尊鐵像僅高三丈今謂
之聖像遠近祈禱立有徵驗起觀道流何氏家世代豐
足今為胄族焉至今負販之徒錐刀求利者每以三日
五日必詣聖像前焚香祈祐或闕而不精信者即貿易

無利貨鬻不售焉

北都潛丘臺崔相國應夢修觀驗

北都潛丘臺有古觀焉像設精嚴樓臺宏麗地形顯敞
迴出於都城之中制創多年久無崇葺風號雨漬日以
傾摧相國崔公彦昭常夢野步尋幽至古臺下之魁首
仰望其上有紫氣氤氳祥光四照无登躡之路良久復
聆天樂笳簫之音尋訪之意彌切但四隅陡絕咫尺萬
里忽前有金橋如梯層級寬博遂攀梯而上中路三四
級板闕欄摧躋登不得即見巨金色引指而接之公
握指未定已登臺上矣徘徊四顧唯古殿欲摧荒壇蕪

沒歎嗟數四復到天尊之前認金橋乃座前之橋耳金
手乃天尊之手耳不復聞天樂之聲亦絕紫氣之像因
言曰豈天尊有所付囑耶何變化如此也天尊忽言曰
子即居此地無忘摧殘也俄而驚覺旬日授北都留守
到鎮暮月恍恍然似有所失似有所疑因命駕縱遊用
攄其志聞潛丘臺不遠造而觀焉唯古殿摧殘深草埋
翳乃瞻拜天尊見儀像侍衛宛若曾所遊覩徐視座前
金橋在焉欄折板斷矣復睨金臂及指皆醒然頓寤即
前之所夢也施俸金募工役革故之弊鼎新其宇惟殿
之且久隨其古制增修而已其餘垣墻廊宇壇庭門房

圖績丹牘赭堊金翠靡不畢備焉締構之功香花之獻
鬱為一時之盛也

相國劉瞻夢天尊言再居相位驗

相國劉公瞻南遷交趾道過江陵既登扁舟將欲解纜
迴首道左見像設甚嚴而朽殿傾圮聞其名即真符玉
芝觀也入門昇階拜手潛祝是夕舟中夢青童前道蒼
大山之上松徑連延崖巘竒秀芳芝幽草好鳥靈花燦
然在目行一里許見元始天尊坐寶花座上瞻仰粹容
乃玉芝殿中天尊也拜祝曰某得罪聖朝竄逐且遠非
敢怨望但祈生還爾天尊曰爾之青簡列於方諸矣何

憂於世難乎再居相位而後得道自此齋一旬戒三日
則蠱陳瘴海魑魅之鄉無所憚矣辰未巳午與子為期
也自是劉公南征至湖嶺間所在藩方勞問相繼旋得
金帛寓信於荆帥特創天尊殿齋廳廊宇選精介焚修
之士以居之於是再徵入掌鈞軸洎厭俗棄世果符夢
中之言歲辰亦無爽矣

李蔚相國應夢天尊修觀驗

李相國蔚擁旄汴州兼太清宮使每翹心玄關思真念
道一夕夢野步郊外叢箒間見竒光五色中有天尊像
頂光半缺手握玉芝狀如白蓮花而圓莖條細芝有八

秀歷歷詳記注于心目翌日因送賓出郊顧見有道像
暴露問其所即玉芝觀也相國異之迴鑣而禮謁莎莠
盈庭蕭蒿蔽路披榛而後進所覩尊像與夢同焉雖不
握玉芝而名與夢叶遂廣加崇飾焉巨殿森沉飛薨烜
赫齋宮講肆月牖霜壇前闕通街雄臨郭郭為藩方之
壯觀焉噫開元皇帝尊祖奉先馳玄味道精誠上徹禎
既下通得真符於靈峯產玉芝於內殿因勅大鎮重地
置觀以真符玉芝為名封太白山為靈應公改革陽為
真符縣上瑞已彰於昔日嘉徵復顯於茲辰所以相國
名臣皆符吉夢夷門渚宮之完葺自非大道應靈其孰
能與於此乎

鄭相國還願修寧州真寧觀驗

寧州真寧縣通聖觀即開元皇帝夢二十七真得刻石
真像之所置也歲祀寔深旋已摧毀邊徼素寡道流縵
修之事因已曠絕矣相國司空鄭公畋登龍之年偶嘗
遊禮賦詩三十韻以紀其故實亦冥祝曰異日官達必
翼增修洎入掌絲綸尊居鈞軸樞機少暇前願都忘一
夕夢遊洞府之中群仙賞翫奏鈞天廣樂以恣嬉遊俄
而幢節羽衛自天而下使者一人降曰太上有命徵還
上清於是群仙或控鳴鶴或駕飛龍騰躍而去相國亦

欲振袂奮飛一仙人迴首笑曰還畢真寧之願然後可
此來爾既覺省憶真寧修觀之事乃輟鼎食之資為締
構之費邠帥李尚書偁命都校以董其事十旬而靈觀
鼎新矣相國嘗語斯夢以為洞天者羅川之洞也群仙
者二十七真也驚其忽忘懋此巨功信大道之明徵矣

段相國報願修忠州仙都觀驗

忠州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前漢真人王方平後漢真
人陰長生得道昇天之所蕪沒既久基址僅存晉代高
先生首為崇名御太元中姚泓再加繕飾其後梁隋共葺
國朝繼修華閣翔虛丹簷照日黔荆蜀梓元戎重臣或彌

棹登臨必命修葺相國鄒平段文昌旅寓之年適迴峽
內時因登眺炷香稽首祝於二真曰苟使官達粗脫樓
遲必有嚴飾之報自是不十歲擁旄江陵視事之文已
注念及此俄夢二真仙若平生密友引公登江渚之山
及頂乃陰君洞門矣二真亦不復見翌日施一月俸錢
修觀宇一月俸為常住本錢常伴繕完以答靈貺

樓觀赤光示人以避難驗

樓觀者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在京兆藍屋縣神就鄉
聞仙里居終南之陰觀內有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所
置殿宇及秦始皇墨跡尹喜靈井老君支葉樹昇天臺

晉宋謁板秦漢銘記歷代存焉大唐將受命義師起於河東觀內有赤光屬天者六七月廣明庚子寇犯長安觀中有光如義寧之歲近車駕幸鳳翔盤屋將陷觀中復有光景之異由是避難士庶多投觀中靈跡歸然人莫敢犯高祖時賜號為宗聖觀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七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八

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

校理賜緋魚袋借紫臣張君房集進

道教靈驗記

尊像見

木文天尊見像驗

木文天尊者開元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四月八日設大齋聚食之次有一道流後至就眾中生眾人輕侮之不與設齋齋畢道流起入佛殿中良久不出人皆異之爭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道流隱形在殿柱中

隱隱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精好其像於殿柱中自然
而見高三尺五寸以來雲冠霞衣左手執手鑑右手炷
香於煙上冠中有鳥如鴛鴦形足下方頭履履下蓮花
花後荷葉上有神龜之形左肘後有雲片連焰光中有
青龍之首右肩之前有虎形廻顧於左此外周身光焰
如太一天尊眉鬚鬢髮細於圖畫自外繞身有雲葉天
花一十二處頭光之上有大花如蓋以廕其身長史張
敬忠具以上聞勅內官林昭隱就川迎取像柱令作寶
輿好好安安至京進於內殿上躬親禮謁三日大齋訖
令衛尉寺於東明觀陳設宣送天尊就觀安置大開道
場許臣庶瞻禮仍令兩街大宮觀每處作道場七日是
時僧等上表抗論云寺中示現必是維摩詰之像非閼
道門所有上令宣示曰朕觀像柱之異是天尊之冠非
維摩詰中也僧等既慙於妄奏乃雇有力之士使於東
明觀道場中竊之既供養數日人心怠倦力士夜於道
場中抱取像柱以絹繩繫縛負之而出觀院之外歷街
坊極遠約十餘坊力疲而坐歇須臾既曉只在道場之
前衆遂擒之訊其所以乃西明寺僧召募三十人令其
竊取像柱其事密奏明皇不令尋究收像柱於大內其
後榻寫絹本宣賜諸道及宰臣焉

漢州什邡縣水浮鐵像天尊驗

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二三俗謂之烏金像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摧像仍露現或浮於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即昌利化也道衆焚香備幡花迎引尋却沉隱不見稍晴又泛泛而出昌利三迎之皆不可致明年夏大水泛濫乃泝流至什邡縣興道觀後水脉甚小不知其所來之由邑人迎引上岸初只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殿之中數百人挽之竟不能動因立講堂以蓋之至今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青城丈人真君賜錢驗鐵像附

青城山丈人觀真君像冠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遂於山中自天國祠宇移觀於今所蓋取春秋祭山去縣稍近以天國太深故也數十年金冠之色宛如新製有村人无知以賦稅所迫徵促鞭笞一夕走投觀中齋三數錢神香於真君燒香告以官稅所切累遭杖責乞真君頭冠賣以充稅因睡忽夢見真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純金乃金薄耳賣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爲官中所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錢碑傍木葉下可以取之官稅之外資汝家產此人禮敬致謝

出山得錢租稅既畢家亦漸富自是每月送香油觀中
至今真君頭冠低俯向前傳云今此人看驗冠非純金
所以然矣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亦是則天朝滂
陽匠人廖元立所鑄其山本是仙居觀有兩處洞門及
盧照璘碑近無道士住持為僧徒所奪為寺碑及洞穴
亦已掩蔽摧損唯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創意欲毀之立
有禍患搖擊不壞鎚鍛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掩閉
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廖元立初鑄天尊之時有紫
雲如城其上吐五色以捧於日衆共瞻禮忽有靈鶴數
隻引一大鳥翼廣丈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衆鶴繞鑪
盤旋嘹唳相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鑪中衆方驚異即
有火焰高三五十丈其聲如雷灑逸屬天迸散流溢直
遍山上衆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彌日方歇既鑄成天
尊儀相奇妙四方禱請立蒙福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
意可以毀傷哉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理訟驗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古跡所造極多靈應縣境之
人有論訟難理之事公私攘竊之徒但焚香披陳即有
響答有隱情誣蔽者即夜有神人詣門喚之遽令對會
被喚者見宮闕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

廊下刑曹吏鞠勘一如人間官府矣故有匿情狡蠹朋黨姦惡者亦見送於獄中送獄者於此即死對會者但其情狀即復放還由是境內畏威各洗心改過而為善矣其邑中失走猫犬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矣至今常然

張仁表念太乙救苦天尊驗

左街道士張仁表辯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逗機響答抗敵折衝莫能當之也而所獲浮誕未嘗有由衷之言及於儕友險躁詭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醫不能効夢為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之擒

寇捕姦爾竄匿無所縻束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荆棘之地牽頓昇曳其速如飛衣里叢刺肉碎芒棘若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遙見黑城上有煙焰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擁關衛門守陴抗敵皆獸頭人身辨蛇臂蛇之士或四口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劍真世之所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瓊堂玉樓金殿非常目所覩頗異於冥閔之中行四五里一无所覩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不同或答曰此太一天尊宮爾過此方到本司仁表聞太一之名忽記得平常講說之處多勸人念太一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

念即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餘聲牽頰者皆笑曰臨
渴穿井事同噬臍胡可得也既聞衆笑不阻其念更唱
十餘聲其調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如是忽有赤
光照其左右牽頰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顧盼四
方即山川明媚雲物閑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
其前矣仁表禮謁悲咽叩搏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
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
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
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光焰鋒鋷外射如千萬槍
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鸞木寶花照耀八極真人力

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
自領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天尊謂仁表
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口過尤甚一人
妄說萬人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
為吾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救汝
七年誘化於世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趣
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
已之財帛於蕭明觀畫天尊之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
傳寫其本遍令開悟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蒿棘
之中如曾行之處視棘刺之末有所罾掛衣線紫縷及

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七年而終

李邵畫太一天尊驗

李邵者爲葭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不在京國忽因參選入京就於三洞觀側客館之中偶見其家亡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之歛衽而至問其故即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暫出買物遂巡即回即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方至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邵相見所居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既見叙存沒之事或泣或悲而頻令小玉看時節久之小玉報云來矣顏色慘悴語聲哽咽揖邵請去

邵未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邵忽遽避之小玉即引於簾後且立其妻出迎少年拜亦不顧擲蓋於地化爲大鏡水滿火起煙焰蓬勃少時即沸少年去大帽即牛頭神人也持火立於鏡前以火其妻拋於鏡中號叫痛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尋亦火滅以火挑其骨排於庭中張蓋而去其妻身亦復舊蘇而徐起泣謂邵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其變化苦楚亦深悲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救拔否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無功德相託爾此處隣里有受苦者畫太一天尊一身便得免罪

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邵即於三洞觀中訪太一天尊之像殿上有古本剝落厚以金帛召工畫之亦就觀設齋表祝只三日內事事周畢躬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其所止已空屋爾留託隣母深荷太一功德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也邵每勸人作太一天尊像其福報可以立待矣

揚師謨修觀享壽驗

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兩滴太上尊容刺史揚師謨夢太上示現而左目有淚痕乃巡謁諸觀朝禮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前漏滴之痕宛若垂淚因剗雜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裏門邃宇壯麗華盛冠絕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曰子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矣其後師謨累典符竹日深渥恩凡一十一郡享壽九十焉

大中

呂細修觀仙人來往驗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置周末摧殘僅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內盤迴指畫良久昇天呂細與范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紫微閣高

八十餘尺尤爲宏壯太尉南康王韋臯再加修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吉辰鐘或自鳴夜有神燈晝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黑髭老君召代宗遊十洲三島驗

黑髭老君在京左街務本坊先天觀東聖祖院夾紵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圓常作所不可及日月角隆起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八身金剛力士神王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人天樂一部老君黑髭山水帔黃金九鳳冠凭几而坐帳幄嚴備

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所製之由代宗皇帝常夢爲二青童所召混元聖祖命皇帝從遊四海之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著絳紗衣平天冠執圭立於老君之後遊十洲三島六合四方海嶽山川無不備到歷歷記之隊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畫工圖之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先天觀所驗部仗人物與所夢同焉勅塑御容乘五色雲立從老君之後選高德道士七人焚修住持內庫及度支別給服用齋厨刻石以紀其瑞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應夢驗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中有光從

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煙衆人瞻之以爲有寶器之物撈攬求訪又無所見明皇幸蜀夢有聖祖真容在江水之內果有人見神光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其相圓明殆非人工所製駕迴留鎮太清宮其光見處號爲聖容堪亦是玉女堪金沙泉古跡連接矣玉像老君自近年以來不知所在

自然石文老君降雨驗

閬州石壁自然石文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裕貴授閬州刺史是歲大旱元裕禱祈山川祠廟無不周詣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叢林之上見有異氣披榛徑往果

有嵌竇懸泉在峭巖之曲喬木之下有石壁奇文自然老君之狀前有玉童哀袖捧爐雙髻高竦後有神王之形恭若聽命元裕焚香叩祈以崇葺爲請雨還未及州甘雨大霑聯綿兩夕遠近告足乃翦薙葺創爲齋宮立碑以紀其事於懸泉之下堰爲方塘引水注爲流杯小池植花木松竹遽成勝賞先啓年大駕還京光庭奏置云元觀寵詔褒允至今郡中水旱祈祝靈驗益彰矣

賴處士預言老君降生作幻主驗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揚公玄默門館爲客十餘年矣不知其道術所習揚公每盡禮敬之若師友焉多在宅

內少有見者楊公時為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王有梁
王則辯博聰明人多致敬必謂其有非常之位也梁則
謙默謹靜慎重寡言人多踈之必謂其不肖也唯使宅
軍將成君常與梁稍狎賴處士忽於宅門與成語曰致
身之道先須識貴人頗識之手成曰某愚暗何以能辨
願山文教之處士曰梁大夫貴人也此後當主樞機重
務吾子立身領旄節須在其手善依託焉王大夫雖聰
穎如此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社不寧天下荒
亂兵戈競起祚曆甚危太上老君自降王宮作幼主以
扶此難社稷可以存爾梁大夫主機務吾子領藩方皆
在幼主之手可自保愛爾吾自此不復留也數日處士
辭揚公而去成異其言禮敬於梁交結甚固俄而揚公
罷權位王有罪竄於南方死于道路其言愈驗咸通十
四年秋梁為內樞密成為軍使僖宗即位三日對軍日
色初出微照塔砌聖上起更衣未坐梁公醒然憶悟賴
處士之說因臨塔與成話之左軍韓公頗異其私語詰
之再三梁與成以實白之韓以少主初立中外未安聞
此言極為慰喜自是成持節滄州皆如賴處士之說中
原紛擾禍亂積年社稷晏安宮城再復駐蹕數年聖德
如一僖宗中興之力也

賈湘嚴奉老君驗

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隸職計司家頗富贍然其修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幘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應感之効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捷金帛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群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答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群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之持繒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高人無敢犯或問群賊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膽唯恐不得命耳時既修宮闕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破產移家歸京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頽拆有小舍一二十間權為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籬草構宇於基地之下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力未嘗闕乃其嚴奉精專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沈瑩供養老君驗

吳興沈瑩宿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有
居第時草寇裘甫起自農畝聚集凶徒奔突縣邑素無
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浙徐
泗之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
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倉惶鑿其外
門而逸士馬既至瑩誤鑿小童一人在舍中却回將開
門則營幕施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
常市肆半被焚蕪或逆徒所據或家軍所收十餘月日
方至誅殄罷兵之後瑩所居六七間高鑄如常籬垣完
備及開鑄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青
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其嬉戲良久引去一大宅
內得飲食果實冷啗了却與童子為伴遊戲如半日頃
即聞老君令其添香繞炷香了即聞開門之聲瑩入門
時香煙未歇問其鬪戰火燭隣里焚燒驚怕之事一無
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鄰灼蕪如同頃刻殊不覺知列
肆併焚其家獨在非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
亦自此極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尋離鄉邑
莫知所之只領此童而去

姚鵠修老君殿驗

台州刺史姚鵠因遊天台山天台觀命於講堂後鑿崖
伐木創老君殿焉將平基址於巨石下得石函方可三
尺發之中有小石函得丹砂三兩玉簡一枚長九寸闊
二寸厚五六分上有文曰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寶祚無
休歇具以上聞勅曰上天降祉厚地呈祥爰有白簡之
靈書出於玄元之寶殿告國祚延洪之兆示坤珍啓迪
之符惟此休徵實爲上瑞宣付史館頒示萬方乃咸通
十三年壬辰之歲也鵠塑老君像而山中土石相渾求
訪極難夢青童告之曰殿東丈餘所有土如堊可以用
之求而果得塑太上之容侍衛凡八九身土無餘矣既

成天儀粲然眸容伊穆月玄日角若載誕於渦川雙柱
三門疑表靈於相野洎潔齋以贊之則景氣融空竒光
煒爍似聞笙磬絲竹之音咸以爲休瑞昔桐柏初構天
尊之堂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有異雲氣入堂復出
者三書於國史以紀符應清河崔尚碑文詳焉此聖祖
殿亦自有紀

楊鬧兒奉事老君驗

成都楊鬧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勤不怠鬧兒在
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爲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
殺晝夜常念老君願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

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日齋矣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八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九

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賜緋魚袋借紫臣張君房集進

道教靈驗記

昭成觀壁畫天師驗附畫

昭成觀壁畫天師歲月既深彩粉昏剝在通廊之下未嘗有香燈之薦頌政坊內居人姓李患疔逾年醫不能愈日以羸瘠待時而已忽夢一道流長八九尺來至其前以大袖布衣拂其面目之上頓覺清涼謂之曰自此差矣勿復憂也於是醒然疾愈稍能飲食洎晚策杖行繞其家不覺為倦但覺所夢道流猶在其前遽欲入昭

成觀家人慮其困憊亦頗多止之不聽入觀於天師真
前瞻眎良久曰即所夢也拜禮數四乃命夾紵塑人劉
處士塑天師真改葺堂宇旦夕供養人所祈禱福祥立
應其所塑夾紵真於夾紵內畫羅隔布肉色縫絳絲為
五臟腸胃喉嚨十二結十二環與舌本相應臟內填五色
香各依五臟兩數當心置水銀鏡一一精至與常塑不
同其塑中土形移在天長觀金彩嚴飾亦皆靈驗彭城
劉存希天師靈驗云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瞻禮天師發
心圖寫供養因得絹本出入護持雖祇命遠行奉使南
北未嘗一日闕香火之薦黃巢犯闕時在內署蒼惶之際

隨駕不及唯捲天師幘捧持而行同伍三十餘人皆為
擄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
次遇避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洋州大巖山
深處結草寓居况素无骨肉唯夫婦而已既免支離决
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鹿性已成矣山下居
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儲饋其鹽酪此外拾栢
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无何舊交宋開府入掌樞務知
其在洋山之中強之使出錫以朱紱加以品位固辭不
獲詭從焉又駕出石門因便奔竄投莎城山中自匿
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繯帛之夜夜

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遙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至已擒擄行人數輩存希夫婦驚恐而立馬軍過其側似若不見由是得免後數年奉使西川携天師幘至余亦傳寫其本存希深山窮谷虎狼之中軍士紛擾白刃之下心常坦然若與數人居憂懼之際隱隱然若侍立在天師之側亦有感降之事祕而不言

陵川天師井填欠數鹽課驗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謂天師願奉箕箒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為獻將觀汝心厚薄選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

皆數寸天師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一環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即納之焉遂合十二環為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地中隨即深陷已成井矣玉女皆脫衣入井以探玉環竟不能得天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內今陵州鹽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年一度淘洗其中須歌唱唱聒然後入井不然必見玉女裸居井中見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數入或絙索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炷香良久玉女自與掛之依舊不失頃年井屬東川有張常侍主其鹽務於事稍怠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替之後

廣留填納未得解去替人素亦崇道因與虔告天師云
張填所欠之鹽家資已盡空此留滯益恐困窮於三五
日內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為其填納與張俱拜祈訴懇切
自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函如常而鹽數羨溢五六日內
填之果足此後一如舊數無復增減矣十二玉女戊亥
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所煎鹽至戊亥時亦歌天師初
以茲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化鹽井以
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以天師名故
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
千年外井當陷矣今諸井皆有天師王女之像焉

李瓌夢遇天師告授陵州刺史驗

李瓌咸通中為王府長史以勲貴之族不慣食貧居閑
力闕鬱鬱不得志中夜而寐夢入深山窮谷棧閣紫折
流水潺湲如此者不知其幾千百里又見闐闐雜遝城
闐奕塏飛宇橫樓摩霄際日不知其幾千萬家縱神遊
目熙熙自得又出郊甸涉岡源荒榛茂草小松巨木間
以果林厠以筠篠山嶺危峭或迂或平山回遙盡抵一小
郡茅棟縱橫隘路歌側傍有公署署內白氣屬天其大
如屋中有悲歌號呼之聲見一青童引瓌即路躡危磴
步石梯入門甚峻門內古樹芳草若古觀宇焉瓌素崇

玄教頗為慰悅俄而昇殿見像設尊儀笑而謂之曰爾
來耶吾待爾久矣入天門漱玄泉古人所修也注丹田
存白元上士所修也混而合之子其行之陰功及人陰
德濟物千百之家待子而字之勉哉勉明年之春環
拜拜稽首受其言而覺是冬頻訴於宰執復希入用乃
授陵州刺史之任是時經歷山川郡邑神思愒悅皆如
常所經行素未入蜀莫可知其由也至郡乃謁天師昇
階及門至于殿所覩其真像侍衛屋宇布列醒然而悟
乃叶其所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之堂加以丹雘立為
銘碑誌其白氣屬天乃鹽井之所也悲歌之聲乃轉車

之人也而內修之訣瓌未得之矣

瓌即西平王孫也

謝貞精意巧墁遇天師授符驗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巧墁而用意精確鵠鳴化天師
修道老君感降之所頂上有上清古宮相傳云天師時
所制歲月甚多而結構如舊但瓦破壁壞而已貞賃工
為修泥之貞精研盡意墁飾周密有道流引二從者觀
其功用神彩異常身逾九尺自門而入謂貞曰山中難
值修葺頗媿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使貞再三審記之
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行符必効勿多取錢但可
資家給終身衣食而貞具記符行之極効大獲金帛家

業殷豐鶴鳴諸山元天師真像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
代子孫所傳之真貞忽於青城山遇峽中賈客修齋有
天師小慎供養乃是授符應現之真爾

道士劉方瀛依天師劍法治疾驗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精修介潔早佩畢道法錄
常以丹篆教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翹按天師劍法以
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鋼造劍勅符禁水疾者登時
即愈嘗於黃巖縣修齋勅壇以救疾毒有見鬼巫者潛
往眎之見鬼神數千奔北潰散如大陣崩敗一縣之疫
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无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劍俱
葬莫敢違之乾符中和間台州帥劉文下裨將李生領
徒發其墓欲以取劍見其尸柔軟容色不變如醉卧而
已顧眎其劍哮吼有聲群黨驚懼卒不敢取李生命瘞
之而去不獨劍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鍊形得道之流
也

西王母塑像救疾驗

三將
軍附

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頃因觀宇燒焚廊屋頽壞而
儀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彥通忽患風癩瘡瘻既甚
眉鬚漸落因入觀於王母前發願但所疾較損即竭力
修裝是夕夢一玉女手執花盤以衣袖拂其身曰王母

令我救汝疾即愈矣數日之間所疾漸退瘡腫皆息
眉鬚復生遂造紗牕裝金彩通檐兩楹嚴潔修奉每月
自送香燈近年方稍不見觀中三將軍亦古之所塑觀
因南詔焚燒屋宇摧盡而三將軍塑像不壞起觀之日
再於其上立堂宇居人間士林卧疾月餘迨將不救夢
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狀如黑犬自此疾愈
乃捨衣物制製紗牕重加彩績矣

歸州黃魔神峽水救船驗

歸州黃魔神因相國李吉甫自忠州除替五月下峽至
峽水之中波濤極甚忽有神人湧於水上為其扶船三
百六手醜髯朱髮袒而虺譟風濤遽息李公祝而謝曰
是何靈神拯危救難神曰我是黃魔神也既而歸州駐
船旬月選地立宇於紫極宮作黃魔堂言是黃天魔王
橫天擔力之神也刻石紀焉相國蕭遘自拾遺左遷峽
內徵還京師峽水泛漲舟船將沒亦見其神捧船以救
之復命修飾加其粉績嚴其室宇刻石為誌亦列於次
焉

青城丈人同葛瓊化靈官示現驗

青城丈人真君太和六年壬子節度使贊皇李公德裕
差軍將蔡舉二人就山修齋便令訪尋草藥蔡舉於六

時巖下忽有勁風自谷中出因見二神人行虛空中一人在前長丈餘著大袖衣平冠一人居後著青衣大袖捧一帙書舉驚悸問曰何鬼神也前一人答曰我是竹枝老又指其後人曰此是璣之璪我有密語兩紙可一記之錄與尚書今年西蜀合有水災以修齋之故我回後山一峯堰水向東梓州當秋大水即其應也於是授以密語述李公吉凶未兆之事蔡舉一一記之歸常道觀錄於紙上果得兩紙依神人之言封題送李公書寫既畢併亦遺忘矣是年八月東川水深數丈西蜀无害李公歷問官寮及道流解隱語不得李公曰竹枝老

丈人也此當是丈人真君耳璣之璪者本命屬苜璣化亦恐是化中靈官特此示見以彰靈應也

羅真人降雨助金驗

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也于濠陽羅江埧接九隴什邡之界在瀆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范仙宅修道於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朝出入帝宮輔導聖德自有內傳至今隱見於埧口什邡楊村濠陽新繁新都畿服之內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為老嫗或為丐食之人每風雨愆期由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仙品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之事也楊村居人衆以旱曠將禱於洛口後城

李水祠廟熟甚。憇於路隔樹陰之下。忽有老嫗歌而問曰：衆人欲何往？心以祈雨事答之。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見。衆知嫗即羅真人也。於是見處焚香以告焉。俄而風起雲布，微雨已至。衆乃還家。是夕數十里內甘雨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宮塑像焉。諸鄉未得雨處，傳聞此說，以音樂香花就新宮祈請。迎就本村別設壇場，創宮室，雨亦立應。如是什邡、綿竹、七八縣界真人之宮處處皆有。請禱祈福，无不微効。忽為乞士於岫口江畔謂人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遷居以避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即移卜高處以

避水災。其不信者安然而處。五六日暴水大至，漂壞廬舍，損溺戶民十有三四焉。居人以為信立，殿塑像以祠之。金銀行人揚初在重圍之內，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貨物屬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為供軍事，追促必託以他出，恐母為憂。嘗於山觀得真人像幀一幅，香燈嚴奉已數年矣。至是真人託為常人，詰其肆中問以所納官錢，以何準備具，以困窘言之。此人令市生鐵備炭火，明日復來，燃炭壘鐵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不忘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肥家。復引初往山中，時令歸。

觀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老能返壯矣

嘉州開元觀飛天神王像捍賊驗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中方製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修觀道士呂元操數夕夢神人在山頂其形接天或白日髣髴如見郡人有好道者時亦見之或通夢寐遂商議塑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末多事中原沸騰不果徧就像之靈應郡人所知矣疾瘵之家祈禱必驗其下二鬼青黑者往往見於人家太和中相國杜元穎鎮成都壇場不修關戍失守為南詔侵軼木源川路

境上夷人導誘蠻酋分三道而來掩我不備將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設備禦索有擒得夷人覘候者大寇及境何驚而去云三路蠻寇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无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遍山兵士羅立不知其數有三五人夫將軍金甲持斧長三二丈聲如雷霆立二鬼之上麾諸山兵士齊為拒捍自量力不可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主軍首帥死者三人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糞穢旋即瘞藏不令露見由是不知首帥瘞埋之所時衆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現以全州境自是祈福禱願迨无虛日又嘗有人下

峽之時曾詣飛天求乞保護至瞿唐水方汎溢波濤甚惡同艖三船一已損失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上如飛天之形使二大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飛天所坐二鬼救其船耳一赤一青形與所塑無異成都乾元觀在蠶市創制多年頃因用軍焚毀都盡三門之下舊有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依華清宮朝元閣樣塑於外門之下並金甲天衣門既隳壞而神王无損風雨飄漬亦无所傷邑人相傳頗為靈應時蜀王既尅川蜀移軍於彭州圍州久矣因暫還成都方當暑月

參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克修先至神王之所見衆人聚觀塑像問其故云塑神皆動克修以器盛水致神手中果搖動而水溢出頃之蜀主至復祝而試焉曰若即尅彭州更觀搖動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尅州城殲殄大敵乃是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

楚王趙匡凝北帝祥應

楚王趙匡凝鎮襄州也州郭舊有北帝堂歲久蕪毀在營壘中一旦楚王寢室之上有物如曳戟皮革之聲尾皆震動潛起眎之見黑氣一道自北帝舊基之所至板

屋上楚王異之密加慶祝將欲興創堂宇以答祥應詰
明眇事之際先嘗選擇校五十人俾往營田日給以衣
裝農器指揮教命一無應者楚王疑有異圖拘而訊之
得其構孽之狀咸勦戮焉王乃謂人曰北帝靈驗信有
徵矣中夜有雲氣之異詰朝乃姦慝彰明若非玄功告
示幾有不測之禍遂締飾堂廡崇嚴像貌俾謁之士主
其香燈闔境瞻禱累獲符應矣

李昌遐誦消災經驗

李昌遐者後漢兖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
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為衆流之所侵
害忽因晝寢夢坐煙霞之境四顧而望熊羆虎豹圍繞
周匝莫知所措不覺傷歎何敬戒之甚邪謂積善之无
驗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
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且
汝常念者經云流通讀誦則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
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衆俱侍衛是經
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侵虐我者未有无禍患
殃咎蓋誦經之所驗也

崔晝誦度人經驗

崔晝者漢汝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修身

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
以財賑人財有數而人無厭矣以爵賞人爵既崇而人
或驕矣如何示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
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書乃作禮承受至誠誦之
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令吾持此謝
汝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啟緘熟眎果備認得先君
親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得生
天自後崔書一家至今念誦

姚元崇女精志焚修老君授經驗

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為馮翊太守有一女名長壽
年七歲不茹葷不飲酒父母常令於玄元像前焚香點
燈忽晝寢夢見老君有二侍童二神將夾侍左右侍童
語長壽曰爾之焚修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生神經一
章云云

王道珂誦天蓬呪驗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筵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
卜筮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
得錢須喫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晚夕
有人祈賽長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
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无有輒

敢正視者道珂因喫酒回歸入廟朗誦神呪則廟堂之上
悄悄然傍人眎之无不驚駭道珂異日晨鷄初叫忽隨
村人擔蒜趨市夜行至廟前忽然倒地蒼惶之間見野
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堂堦之下聞堂上有人呵
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珂心
中默持天蓬神呪逡巡却蘇蓋緣其時與擎蒜同行神
兵遠其穢臭而不衛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擎蒜人拋
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呪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之
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詔而責曰我是太上
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呪常誦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
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狐狸精怪傍附神祠
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洎持呪為民除害遂志
心朗念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无光透
簾幕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眎之唯
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无妖異
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蒜至甚觸
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服一切鬼神豈止誅滅狐
狸小小妖怪矣

王清遠誦神呪經驗

王清遠世居北邙山下唐咸通年時多疫疾清遠身雖
在俗常服氣行藥誦神呪經自稱是緱山真人遠孫是
時天子蒙塵入蜀兵火不息疫癘大行連州西縣飢荒
病患衆矣清遠佩受神呪經籙每行符藥救人多不受
錢只要少香油供養經籙鄉人迎請醫療日久喧闐清
遠有表弟一人為僧名法超亦持大悲輪行祕字娟清
遠之醫道大亨忽一日冒夜來投宿止潛以瓶盛狗血
傾於清遠道堂內至二更已來忽聞空中有兵甲之聲
頃聞法超於床上如有人挽拽叫譟唯言乞命清遠命
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頌地頭面血流至平明不息須臾之
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拖拽奔竄入緱水江內浮屍水
上闔市自擊无不驚歎是知神呪真經實有神將吏兵
守護豈容嫉妬庸僧將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為不善於
幽暗之中神得而誅之清遠龍氣持經陰功濟物壽一
百七歲辭世之夕闔境皆聞異香仙樂斯亦證道之漸
階矣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取太平經驗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太平經武德中刺史
獨孤晟取經欲進舟行半日有二龍一青一白橫江鼓
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復泝流還郡晟即命所由墊江

路陸行進經時山川之中久无擊獸至是蛇虎當道經使恐懼將經却迴晟即脩黃籙道場拜表上告然後取經以進在內道場供養綿歷歲年開元中供奉道士司馬秀准詔祭醮名山開函取經但空函而已訶詰道衆疑是觀司隱藏法侶驚懼无詞披雪逐焚香告真述武德中經已將去今詔旨搜訪无經上進仰憂謹責時景氣晴朗野絕塵埃忽陰雲覆殿迅雷震擊俄而籙字溢霽經在案上異香盈空祥煙紛霽復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會昌中賜紫道士郭重光晏玄壽復齋詔醮山取經石函之中經復如舊至今鎮觀者猶是此經不知何

年歸還爾

天台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

天台山玉霄宮葉尊師修養之暇亦以符術救人婺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狂瞽之疾積年不瘳數月沉頓後乃叫號悲笑裸露奔走力敵數人初以絹索縻繫之俄而絕絆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杖梧官以富室之子不能加罪頻有所犯亦約束其家嚴為守衛加持禳制飯僧祈福祠鬼神召巫覡靡所不作莫能致效其家素不信道偶有人謂之令詣天台請玉霄宮葉尊師符可祛此疾不然莫知其可也乃備繒帛器皿入山請符尊

師謂使者曰此符到家疾當愈矣无以器帛為用盡歸之使者未至三日疾者方作斷絙投石舉家閉戶以拒之折關拔櫓力不可禦如此狂猛非人所遏忽忽遽劍容自歸其室盥洗巾櫛束帶鞞足執板聲折於門內道左其色怡然一家忻喜爭問其故笑而不答但言天使即來飲食都忘夕不暇寢孜孜焉企踵翹足迄頸望風汗流浹背不敢為倦如此二日三夕使者持符而至入門迎拜懽呼踊躍前道得符服之瞑然食頃疾已瘳矣由是躬詣山門厚施金帛助修宮宇一家脩道置靖室道堂旦夕焚修焉初玉霄賜二符一已吞之一帖房門之上葉之女使竊酒飲之嘔於符下葉見一神人介金執劍長可三四寸從符中出去焚香拜謝而不見其歸數日親戚家女使近患風魔疾尚未甚困來葉房之前立且未定忽叫一聲葉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揮劍加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劍於頭上斬下一物墜於衣領中令二三女僕捧持驗有蛇頭如指斷在衣領中血猶滴焉風魔之疾自此亦愈

賈瓊受童子籙驗

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衆齊受籙遂詣觀受童子籙一階十餘年後因女

兄有疾母為請處士吳太玄為入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在江瀆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鑠於一屋中安寢而往不復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開之歷歷說冥中之事有如日繫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後迴爾既再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籙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之內檢得其名

尹言念陰符經驗

尹言者修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常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誦念為其常少記柱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稍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爾自是兩家契為骨肉黃冠犯闕之前其二家皆在

趙業受正一籙驗

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
心上微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追牽拽甚急問其
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
進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一
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某荅云晉
安縣令趙業爾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
來云太一令喚趙太玄追事一人時散去即與童子到
宮闕中不見太一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
正一八階法籙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
太一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籙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

務勿貪瀆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已蘇遂於思
依山參受法籙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僧法成竊改道經驗

僧法成姓陳不知何許人立性拘執束於本教而矯飾
多端因遊廬山至簡寂觀不遇道流而堂殿經厨素不
關鑰遂取道經看之將二十四卷往靈溪觀棲止誑云
某在僧中本意好道欲於此駐泊轉讀道經兼欲長
髮入道人皆善其所言又取觀中經百餘卷日夕披覽每
三五日一度下山化糧人間其所說施與甚多糧鹽所
須計月不闕乃改換道經題目立佛經名字改天尊為

佛言真人為菩薩羅漢對答詞理亦多換易塗抹剪破計一百六十餘卷忽山下有人請齋兼欲求丐紙筆借觀奴一人同去行三二里見軍吏隊仗訶道甚嚴謂是刺史遊山法成與奴下道於林中迴避良久見旗幟駐隊有大官立馬於道中促喚地界令捉僧法成來法成與奴聞之未暇奔竄力士數人就林中擒去奴隨看之官人責曰大道經教聖人之言關汝何事輒敢改易決痛杖一百令其依舊修寫填納觀中填了報來別有處分即於道中決杖百下仆於地上蒼血偏身隊仗尋亦不見奴走報觀中差人看驗微有喘息而已扶舁入山數日方較遂出所改換經本呈衆道流法成本有衣鉢寄在江州寺中取來貨賣更求乞紙筆經年修寫經足送還本觀燒香懇謝欲願入道道流以其無賴無人許之是夜叫呼數聲如被毆擊耳鼻血流而死矣

僧行端輒改五厨經驗

僧行端性頗狂譎因看道門五厨經只有五首呪偈遂改添題目云佛說三停厨經以五呪為五如來所說經末復加轉讀功效之詞增加文句不啻一紙五厨經屬太清部明皇朝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注云蓋五神之秘言五臟之真氣持之百遍則五氣自和可以不食

其經第一呪云一氣和太和得一道皆泰和乃无不和
玄理同玄際開元中天師趙仙甫為疏皆以習氣和神
為指行端旁附此說即云讀誦百二十遍可以呪水飲
之令人不食名為三停厨經詞理鄙淺與尹趙注疏殊
不相近改經既了已寫五六本傳於他人於牕下寫經
之際忽有神人長八九尺仗劍而來謂之曰太上真經
歷代所寶何得輕肆庸愚輒為改易奮劍斬之以手拒
劍傷落數指同居僧二人共見其事驚為哀乞神人曰
如此无良也解惜命促令追收寫換然後奏聽勅旨行
端與同居僧散尋所行之本只得一半餘本已被僧得
出關別寫元本經十本燒香懺謝所改添本香上焚之
神人復見曰訾毀聖文追收不獲不宜免死後巡頻仆
而卒其所改經至今往往傳行諸處覽觀其義自可晚
焉

崔公輔取寶經不還驗

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
神恍惚多悲恚猶急往往忽忘舉家異之一旦无疾而
終心上猶暖三日再蘇亦即平復謂其寮佐曰昨為冥
使齋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為困憊至誠闕入門數
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後巡有官人着緋執

版至屏迎之先拜公輔驚曰某為帖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伏事庭廡近奉天符得鄴都掾地司所奏使君任鄴都縣令之日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令進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夕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諮述以報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忿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中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置黃籙道場懺悔所犯兼請送經却歸本山即生魂釋放矣因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後巡有吏執案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二年壽言訖公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籙道場齋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刺史也

劉載之誦天蓬呪驗

彭城劉載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北極香火不懈多寓京師少而神氣怯懦每驚魘鬼往往不悟嘗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令持誦千遍載之勤而行焉

絕葷腥專香火逆旅之中亦拳拳修尚自是无復魔悖
矣寇陷長安在宣楊里為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
其所能稍或遲筭必承之以劔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
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謂之曰
勞役之事吾為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
行也載之疑為寇所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
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
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
深嚴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還數十里有謂
者平寇褒袖云太帝君令於寘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
二仙官與之宴飲載之問太帝君所主何國某未嘗朝
拜忽奉恩勅深所憂懼仙官曰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
上宮玄卿太帝君也上理斗極下統酆都陰境帝君乃
太帝之所却天蓬上將即太帝之元帥也吾子冥心北
元尊奉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太帝閱籍當在驅
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述勤瘁之心延壽三紀
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朝謁太帝叩顙謝恩於闕下命
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語
其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太帝之昭鑒天蓬之威神
不遺毫分之善也

姚生持黃庭經驗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啟中僖宗拜
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為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足求
出未得乃旁有窖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饑渴足
疾亦愈時襄土既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
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極而出之具述經靈驗遂為道
士居葉原西界觀中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

校理賜緋魚袋借紫臣張君房集進

道教靈驗記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歸驗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銅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在
有黑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温州島嶼山下水中舟
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遠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物如半
鐘之形側露水上盪漾視之即近即覆矣露其一半認
其模範之跡蒲牢之形乃鐘也以物觸之沉於水中矣

與人語其異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亦時一見州
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齋迎之或經宿水上道場禮懺
而請或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備幡花舟舫香火迎
之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在迎鐘衆中稽首祝之曰
此州觀寺皆自有鐘唯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闕事遠
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有靈願泝流自往某旬日
即歸於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
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潭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千
餘斤數人挽拽懸掛若百許斤爾自後時亦飛去旬日
却迴今以大鎖繫之不復去矣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

水中宛然不滅井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青城山宗玄觀銅鐘不能損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花文飛仙幢節
之狀工甚精好劉闢據成都取管內銅像大鐘鑄兵器
及錢此鐘差縣人挽拽下山磨其上隱起花文欲盡頻
以巨石捶擊終不能損拽至江干將入竹筏力敵萬斤
竟亦不動縣狀申闕闕異之令送山中三二十人牽送
上山繞若一二百斤爾既復懸掛時或擊之立致雲雨
至今見在

溫江縣太平觀鑄鐘道士得道驗

溫江縣太平觀有任尊師者於市中每日乞一錢鑄鐘萬斤數年鐘成尊師年已八十餘矣作大齋表讚扣鐘數百下辭決而去即大曆年中也其後劉潼僕射擁旄西川觀寺鐘上皆鐫刻陀羅尼咒至是任尊師復歸領巧工於咒邊刻云觀家銅鑄不合安刻佛咒別立誓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貌益少壯於當時信是得道者

眉州故彭山市觀大鐘傷寺匠驗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重千斤觀去州二十餘里每扣鐘之時聲應州郭頃年僧輩誑陳文狀云觀无道士鐘在草中當有運之時官无正理遂移於州寺懸掛上

鐘之時折匠人之足人以為靈驗寺當州門扣擊之聲不聞州內群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還本觀賣與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斷足折腰入船出岸皆有傷損聾俗不以為靈驗至今流俗未還良可惜也

浴爰赤木古鐘水洗瘡驗

古鐘
驗附

爰赤木古鐘開元中所進云赤木莊在玉山之下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莫能致一旦赤木患瘡疾且甚醫不能祛夢一青童曰得浴鍾水洗之即愈赤木就近觀寺中以水洗鐘用器盛之歸以洗瘡微加痛劇乃令人於常聞鐘聲處聽之果聞鐘在地下掘數尺而得

形上有坐師子為鼻鼻下平闊其頂圓大圍三尺餘六
七寸頓小如腰鼓形向下復大奇文隱鏤萬狀千名迨
非鎔範所作既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瘡即日痊
愈夜有光影時或自鳴為隣里所異不敢藏隱奉表進
焉敕賜景龍觀黃巢前此鐘猶在寶應中整屋縣居人
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有伏虎形為鼻自鼻以下頓
大數寸而小殺之如是再殺三成共高一尺八九寸徧
身天花雲葉工用殊妙比赤木所得圓厚而重既得夜
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亦表上進詔送玄真觀
久之取留內殿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古鐘奇巧驗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有古鐘焉以二獅子對立捧花座
蛟螭為鼻蛟尾分繞獅之足盤於鐘上鐘形再殺三成
如整屋古鐘之狀於其殺處細花文五條當中一條黃
色明淨累累若珠貫焉次珠條之外作花片之狀屈曲
相縈又外一重雲葉纏繞蹤跡奇巧工甚周細若非人
工此外周身有花不可細記云是湘東王逸與隱居陶
貞白近因亂離鐘已遺失

黔南鹽井古鐘多年無毀蝕驗

黔南鹽井中因摧損修築得一古鐘長三四尺中細而

寶如腰鼓瓦腔中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聲奇音響
亮與常鐘異在鹽井多年益加光膩無毀蝕之勢時有
金色精明異常節度使僖公留鎮府庫焉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僧偷而卒驗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重百餘斤制度渾厚形如
鐸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甚精妙相傳云夏禹所
鑄或云是越王樂器項年於空中夜夜飛鳴人皆聞之
忽墮於禹廟內藏之府庫綿歷七八十年累有名僧求
請欲彰其異而皆嫌問不與咸通中左常侍李維為浙
東觀察使請玉霄峯葉尊師修齋受錄於使宅立壇出

此鐘以擊之既而水部員外柳韜自上京得老君夾紵
像高三四尺聖相奇妙乃重裝修作盂頂寶帳以白金
香鴨香龜數事送於玉霄亦便留錄壇內供養齋畢李
紹命賓為鐘銘具以歲日刻於鐘上并老君像皆送山
中所刻之處燦然金色禹跡寺僧頻求此鐘不得既知
鐫勒銘篆已送天台計无所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
鐘乃真金也匠人所刻之末是數兩金沉於鐘乎又有
香鴨器四計其所直多矣因有衲僧與下道輩十餘人
夜入玉霄宮伏於版閣之下中夜踰欄干而上於道場
中取香鴨香龜金龍道具實於囊中齋鐘於背出門群

呼而去尊師知之不許徒弟追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
憇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閣柱之側衆小師視之背
鐘者已殭死矣其餘徒黨癡情凝然不辨人物鐘及金
帛一无所失尊師咒水灑之良久僧亦稍醒群賊乃蘇
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盡釋之扶昇病僧而去僧至
山下乃卒

開州龍興觀鐘雪冤驗

雲安鐘附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未有鐘樓懸於殿上而已相
傳云州中有數敍之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沉滯
抑屈之情焚香扣鐘立有明効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
得其實者即入款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
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於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
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都不擊鐘論訟
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
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調冤抑於人者必暴病而死情
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死了遺棄矣有理被抑之
人宛然无苦由是刑獄大小无敢有欺以鐘為準的也
雲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遠近傳焉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鐘見夢驗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絕古用麟為鼻以系

於簾狀若懸匏扣之初則清音纖遠俄而震然響聞數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初有郡民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民與牧童數輩聞之皆驚走辟易其後民熱病旬餘夢一丈夫衣青襦告之曰汝遷我於開元觀民亦不悟其旨又到田間再聞其聲如前而密誌其地即以事白於郡守郡守封君怒曰此民昏妄輒以不急之事工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襦者曰吾委跡於地下有年矣汝不速出者必有大咎民大懼及曉與其子皆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色青如所夢丈夫色也遂再白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

震響極遠郡人俱異而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詔編於國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奏以頒示天下矣

洪州遊帷觀鐘州官彊取入寺驗

洪州遊帷觀有二鐘一是觀司特勅所鑄一是許真君修行鐘歷代傳之在真君殿稍小於觀鐘爾節度使嚴譔創置節制威令風行素重緇徒長老增修其院長老欲取許真君鐘嚴令官吏取而授之道士皆不敢論其曲直取鐘之日雷風震擊是時大設齋筵費用極廣風雨暴至曾不施張頃刻水溢數尺及扣其鐘如擊土木並無音響長老謂嚴曰此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鐘

使无聲爾嚴怒捕諸道士所在繫責其邪幻將加重法
官吏畏威無敢諫者嚴忽沉然思寐夢見許真君與二
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彊取我鐘又加法於
道士若不送鐘還觀禮謝大道令侍者斷其頭來即見
授劍於侍者嚴驚覺汗流而侍者持劍髣髴在其前遽
釋諸道士送鐘還觀自詣遊帷焚香致謝迴顧見持劍
侍者謂之曰汝爲不道加害於人上帝所責斷頭之事
恐將不免言訖而去不久已開江事敗斷鞅而死

天師劍愈疾驗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
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嘗用誅制鬼神降剪兇
醜昇天之日留劍及都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世有
子一人傳於印劍及都功籙唯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頂
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其劍時
有異光或聞吟吼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
好以慈惠及一憂軫於物以神劍靈効每有疾苦者多
借令供養即所疾旋祛隣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
借之既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地而
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性溫和守謙退與物无競
俗機世務茫然不經其心人有所言雖譎詐者亦皆信

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
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鐸小
銅鎖子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鐸得乎此人請劍看
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炭數斤反扃其門以巨石爲
礎熾炭鎚擊聲聞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於
其手師殊不爲慮頃之鎚鍛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
綴如舊所鐸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手酬
之此人得錢媿謝致於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
失所有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劍不然
何得重新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故

張讓黃神印救疾驗

張讓家于桂州客遊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
忘行在室忘坐惑於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多狂
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
火冒鋒刃不爲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及之道士袁歸
真新刻黃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爲焚香依法以印印
之印心及背讓正狂走執而印焉昏然而睡歸真知印
之効也復染丹炷香再印其心倏然疾愈有物如鸛從
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
耳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救

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驗

范希越成都人也事北帝修奉之術雕天蓬印以行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愈望人心焦然穀稼將廢願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為生靈祈雨於是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戌時投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大雷迅雷驚震數四至巳少霽乃得歸府昇遷橋水漸及馬腹羅城四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死自是有年矣駕駐成都上知其道術召對問以逆寇誅鋤宮城尅復之事命

持印於內殿奏醮積雨之中雲霽月朗是夕夢神人示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太常寺奉禮郎累遷主客員外郎衛尉少卿錫以朱紱黃巢捷至果符聖夢之旨特加寵異自言初居煮膠巷印篆初成而蠻寇凌突居人奔散藏印於堂屋瓦中蠻去之後四隣焚燼其所居獨在疑印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鐘時鳴地中驗

越州上虞縣郭郭間有隙地數畝時聞鐘鳴地中咸通年縣令夏侯頌傾心崇道以縣邑无觀買其地創造觀宇掘地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賜額以

降誕節祝壽所奏賜名延慶觀焉

王謙據蜀隋文帝黃籙齋尅平驗

隋文帝開皇之初干戈不施寰海克定唯王謙後周舊臣勲名素重畏憚隋祖恐禍及身遂據三蜀以圖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內殿修黃籙道場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幸周立隋天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之力乎帝曰尅蜀弔民蓋不獲已但主帥疾疫以此為憂爾神人曰疾疫者北人不堪瘴毒所以多病壇中法水可救億兆况偏師乎即見神人取壇中禁水向西南嚙之曰雨至即愈无煩聖慮也子日進軍必當尅蜀旬日軍中奏某夜雷雨灑營壘之上三軍疾者皆蘇無復疾疫矣其後王謙傳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日也

青城丈人授黃帝龍躡并降雨驗

青城山黃帝詣龍躡真人審先生受龍躡經得御飛雲之道乃封先生為五嶽丈人戴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庭之印為五嶽之上司與潛山司命廬山使者為三司之尊勅五嶽神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代晷漏其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齋祭未再加封號僖宗皇帝中和

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袁易簡刺史王茲縣令
崔正規與朕詣山修醮封為五嶽丈人希夷真君是時
縣境亢旱苗穀將焦封醮之夜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
大至枯苗再茂縣境乃豐以事上聞編于國史矣

天師葉法善設醮攝魅驗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為道士皆有神術攝養登
真之事法善符籙尤能効後鬼神顯慶中高宗徵入內
道場恩禮優異時駕幸東都法善於陵空觀作大壇設
大醮城中士女咸往觀之俄有數十人奔投火中衆皆
大驚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善曰此人皆有魅病為吾
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為刻之其病皆愈法善自高宗
中宗則天睿宗明皇五朝來往名山累召入內先天二
年拜鴻臚卿越國公贈其父歙州刺史焉

范陽盧蔚醮本命驗

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永常宜醮
本命以增年祿蔚素崇香火勤於修醮未嘗輟焉年二
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夢為親友所招出門乘
馬其行極速疑為宜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來所在留
滯必為搗解遽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人又懇為請
託因得却還部署行里有如親吏焉所還道中見兵士

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皆他日即君所主兵士也將
至所居自後垣乘虛而入徑及庭中有門旗麾鏘武器
之屬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瘞於兩階之下將別去蔚曰
素未相識何憂勤之甚也荅曰某乃本命神爾即君為
冥官所召大限欲及其已於天司奏陳必及中壽疾亦
就瘞無以為憂也蔚媿謝而去疾亦尋愈其後策名金
紫亦享中年除宿州刺史南橋都知兵馬指揮使不到
任死以其瘞武器門旗故也

崔圖修黃籙齋救母生天驗

崔圖者坊州中都人好遊獵馳馬於野中獵次馬忽不
行鞭箠數下亦不進圖怒下馬欲射之馬作人言曰吾
是汝之母也不得相害曾竊取汝三十千錢私與小女
為嫁資不告於汝吾死冥司罰吾與汝為馬八年今限
已畢吾將死矣圖聞之舉身自撲迷悶良久悲告母曰
兒之不孝致令我母見受如斯罪馬亦流淚曰吾為馬
身報汝未了更罰與汝為瞽目之婢仍復啞啞圖聞之
號哭言曰如何免得此罪業母曰吾聞罪障重者須作
黃籙道場懺悔即得免苦言訖而死圖收葬其馬焚射
獵之具請道流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至第三夜圖聞
扣門之聲甚急出看乃是其母還現本形立於門外謂

其夫婦曰人生世間願作善業勿為惡事冥司報應一
一分明毋用子錢尚被責罰如此況他人非己之物豈
可偷盜乎吾受此罪苦痛萬般不可言說賴汝夫婦為
吾修無上黃籙寶齋功德一切吾乘此功德已得生天
故來相別於是慶而去圖自此知罪福必應大道可依
夫婦詣王屋山同志修道矣

赫連寵修黃籙齋解父冤驗

赫連寵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悰領軍於邊上殺降兵
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死於邊上冥司論對受諸罪
苦寵總不知寵為靈州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

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口有道士楊景通結廬修行
三百餘歲寵醉歇廬前謂景通曰吾飢有何所食景通
素不飲食笑而不對寵令左右取火焚其廬室景通曰
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修善救父更害於吾
寵曰何以知之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喚令汝見之
言訖書一符擲於空中逡巡有黑雲至於廬前雲中有
二十餘鬼領一人枷杻鎖械來景通前曰汝子不孝不
能救汝寵見之果父悰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
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冤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汝何故
更毀真人令吾轉轉罪重寵乃匍悲泣懺悔謝過乞捨

己身之罪救亡父之魂景通曰汝要免父之罪修黃籙道場可以救拔必得汝父生天免此罪報遂巡父被諸鬼領去寵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七夜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籙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冤魂皆已託生人世

唐獻修黃籙齋母得生天驗

唐獻者蔡州平輿縣人也年二十三隋大業四年授導江縣尉寵狎侍婢春紅不親官務公事數闕兼患風勞久未痊瘥母曰我兒狂踈疾病皆嬖婢所致也母令賃此婢婢告於獻獻恨母擬賃其婢與婢為計遂鳩其母

母死月餘獻亦暴死三日心暖家人不敢便葬忽即起活曰我有大罪毒母之過也冥司令我生受罪報自是每夜有二鬼使領夜叉數人昇大鑊於堂中良久火起湯沸夜叉又獻於鑊湯之中痛楚號叫至五更方息如此三年萬般捨施功德終不能免忽有賣藥道士獻問其方術道士曰眾生罪業重大無過黃籙道場祈告天地三日三夜燒香散花懸諸幡蓋歌讚禮願懺悔投罪救度亡魂解除冤業最為勝妙之法爾獻遂請道士置黃籙道場三日之後鬼使夜叉不復更至身心安愈無復憂患忽見黃衣使者一人曰昨奉天符以修齋之力

母生天堂汝大逆之罪亦已原赦唯罪婢春紅令瘡疥
三年爾自此春紅果患三年方愈獻棄家於晉州羊角
山請為道士志修道矣

李承嗣解妻兒冤修黃籙齋驗

李承嗣者鄂州唐年人也家富巨萬而娶妻貌醜有子
年十歲仍患腰脚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日伎
樂忽因酒醉小婦佞言與醜妻一百錢令其離異妻欲
官訟之因此方免承嗣遂與小妻為計夜飲之次以毒
藥殺其醜妻及兒葬後旬日以來每至午時即見二鳥
來啄承嗣心痛不可忍驅之不去迷悶於地久而方定

如此一年萬法不能救青城道士羅公遠遊淮泗間承
嗣請命至家問禳救方術公遠曰冤魂所為皆上告天
帝奉天符來報人間方術不能免之只有修黃籙道場
拜表奏天可解斯罪爾承嗣遂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
二日之後烏鳥不復來其妻與兒現於夢中曰汝枉殺
我母子二人併命毒藥我上訴於天帝許報汝冤今以
黃籙善功太上降救我已生天受諸福報與汝永解冤
結留一玉合子可收之覺後於寢室中得玉合子一枚
承嗣捨於鄂州開元觀大修道門功德塑尊像葺理觀
宇以報道恩矣

吳韜修黃籙齋却兵驗

吳韜者汴州開封人也家富爲魏大將軍領兵三萬沂江入蜀至戎州值蜀將關羽總師五萬拒之與韜水陸大戰韜素好道常持黃帝陰符經是日陣敗告天曰吾聞持陰符者危急之日有陰靈助之喪敗如此願賜救護言訖有二白衣謂韜曰汝自入峽縱意殺人幽魂咨怨致此亡敗韜曰危旣如此何以免之二神人曰汝速爲寃魂告天發願請修黃籙大齋投贖亡者如此當免失利韜如其言卽爲發願關羽亦已收軍韜收合敗卒直至夷陵屯集乃修黃籙道場三日前二神人復見謂

之曰寃魂並已託生諸方汝亦沾此餘福神兵密衛必得大勝慎勿殺人夫天地生萬物一草一葉尚欲其生長成遂況人命至重上應星辰豈可非理致殺恣汝宵襟也古今名將不及三世者爲其心計陰謀殺人利己雖立功爲國亦須道在其間善分逆順不枉物命使功過顯明卽必征伐有功神明祐助今蜀不久坐見敗亡矣旬月關羽兵至收夷陵交兵之次風雷震擊大雨忽至羽兵潰散韜開門納降得蜀兵三千擒其裨將關羽領兵却迴自茲蜀亦削弱矣

公孫璞修黃籙齋懺悔宿寃驗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爲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沉湎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童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劍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璞流汗驚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璞依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冤所爲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冀可愈爾其子以此告璞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

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其門大開即見魚鼈鳥獸猪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來此黃光旋化爲人飛空而去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冤魂今天符既下衆功德力託生爲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乃平復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看覽雲泉戀慕幽境直至日晚得一曰山中無食可以延留長者若住宿宵必恐僕從飢餒此有徑路可以還家取一卷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爲一橋二青龍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送璞與僕從此而去須臾到家明日差人入

山致謝已失得一所在璞全家修道居於華陽山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道教靈驗記

胡尊師修清齋驗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欒切郭居梓州紫極宮嘗泐江入
峽道中遇神人授真仙之道辯博該瞻文而多能齋醮
之事未嘗不冥心禱慮以祈感通梓之連帥皆賢相重
德慕下盡皆時英碩才如周相國李義山畢加敬致禮
其志亦泊如也洎解化東蜀顯跡涪陵方知其地蟬之
蛻得道延永爾梓益褒闡間自王法進受清齋之訣俗

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
校理賜緋魚袋借紫臣張君房集進

以農蠶所務每歲祈穀必相率而修焉至有白衣之夫
緇服之侶往往冒科禁而歲事者固以為常矣有郡人
劉崧慕師之道德請於別地以致齋焉師謂之曰夫嘯
儔侶命儕友者猶須正席拂筵整整盪洗爵恭敬以成禮
嚴恪以致事或懼其諂讓責其不勤況感降天真禱求
福祐豈可隄然而買罪乎俗之怠惰有自來矣子可訓
勗于衆必精必虔乃可為爾崧承命誓衆潔已率先而
撰香花備壇墀師然後往猶丁寧戒誨既昇壇展禮思
神之際有黑雲暴起旋颯入座披其二柱飄其竹席投
其鎗釜於千步之外而後卒事而融風熙熙祥氣亘野

師詰所投之物其二柱嘗閣於豕圈之上竹席嘗蔽於
產婦之室鎗釜嘗爨於縷經之家其不投者皆物之潔
矣師曰器用不潔神明惡之況爾之心乎心苟有疵行
苟有玷雖百牢陳于席九韶奏于庭適足以瀆神明延
大禍爾人之修心必使乎言行相昭內外坦然明不媿
於人幽不慙於鬼吾知其可爾反於是者豈言行之足
徵哉士君子里巷之人聞師之言各革惡趣善矣

崔玄亮修黃籙齋驗持經附

崔公玄亮奕葉崇道雖登龍射鵠金印銀章踐鴛鴦之
庭列珪組之貴參玄趨道之志未嘗息也寶曆初除湖

州刺史二年乙巳於紫極宮修黃籙道場有鶴三百六十五隻翔集壇所紫雲蓬勃祥風虛徐與之俱自西北而至其一隻朱頂皎白无復玄翮者棲於虛皇臺上自辰及酉而去杭州刺史白居易聞其風而悅之作吳興鶴讚曰

有鳥有鳥

從西北來

丹頂火綴

白翎雪開

遼水一去

緱山不迴

噫吳興郡

孰為來哉

寶曆之初

三元四齋

當白晝下

與紫雲偕

三百六十

拂壇徘徊

上昭玄貺

下屬仙才

誰其尸之

太守姓崔

崔公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矣其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靖室諱黃庭無疾而化將葬棺輕若空衣焉

武昌人醮水驗

武昌人寓居蜀之青城其邑每歲修竹客之堰以隄川防水賦稅之尸輪供其役武昌是歲籍在修堰之內邑吏第名分地以授之自冬始功訖歲而畢所受之地當洄水之穴新有漩注基址不立雖運石以塞之負土以實之一夕之後已復深矣主吏疑其龍神所為也求陀羅尼幢三四尺投於其中侵陷彌甚晝勤夕勞不離其

所諸家有緒而獨未定其址頗以為憂乃備禱醮之禮
撰詞以告焉其大旨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先人依
神以安寧神依人而變化蜀之田疇既廣租賦是資所
修隄堰二百餘里或少有怠廢則墊溺為災歲苟不登
則饑寒總至人或失所神何依焉况復漂陷為憂淪胥
是懼有一於此則災盛不供椒漿莫給春祈秋報何所
望於疲民哉當使封畛克完浸淫息患地租天賦无曠
於循常東作西成克彰於幽贊矣如是潔其器用豐其
禮物掃地而醮焉是夕夢衆人紛紜檐囊荷橐襁嬰攜
孺若遷於他所明日投石以實之水乃退洄遠成其堰

八月之後方復推陷濬為洄潭焉

徐翥為父修黃錄齋驗

高平徐翥連水人也因官遷于青州貨殖殷贍有子三
人其二癯殘小者項有肉枷人見所共驚畏翥初銳意
求官驕佚自任下輦成宴言行事隨欣欣然有凌雲霄
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及覩肉枷之異悒悒不樂
道遽喪矣因游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話其事道士曰三
子之疾非已之過非子之罪蓋宿業所鍾爾道門所謂
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
君家先世當有酷於刑法暴於捶楚為官不恤牢獄不

矜囚徒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翦法
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為官當則天之朝世亂讒勝誅鋤
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望必設法陷之殘刑以毒
之誅勦考掠不勝其毒者陷於狴牢死於繫械故不可
勝紀如武懿宗來俊臣周利貞李義府之徒恩渥隆異
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怨慈惠者為懦夫以疆愎忍
酷者為能吏仁憫道息貞正事隳勢使然也先父雖位
卑威薄時稱能官累案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
有徵將祛此罪滌此冤柰何道士曰按先世之考當修
靈寶解厄齋救存歿之苦當修黃籙齋勿悞金寶一遵

天科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其罪爾翦還家大修
黃籙道場三日第二日夜時方嚮晦中夜聞門外車馬
人物之聲甚眾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
吏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鬱勃直北而來
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之列於官吏天兵
之前一人即翦父玄之也俄而黃赤光一道自西北來
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皆若金色異香盈空光中
神仙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士執節前引其左一人武
弁朱衣執金策去地三丈許眾官拜迎神仙俯揖武弁
者稱太上之勅讀金札曰徐玄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誦

以其子精修黃籙功簡上玄即宜赦宥同惡延速並為
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見其父素服麻衣謂
翦曰吾不知罪福但恣冒稊法外害人久被寃訴考責
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
方履惡道痛苦之狀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修此
福太上降赦前罪併除寃訟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
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道恩乃飛空
而去翦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項亦銷更修
黃籙齋十壇廣為存歿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
燈翦終身高閑不窺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絕粒

張郃妻陪錢納天曹庫驗

成都張郃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西
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鄰家馮老父子
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千千在某處馮父子
歿陣不回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其被追魂
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歿陣不歸非
關巨蠹故用令陪錢三十貫即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
日已後百司交替又須停住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
已前就玉局化北帝天曹庫子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
餘庫子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无異光化三年臘

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馮死十餘年其姪為冥司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放其姪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所奏錢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修神呪道場驗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積而疾苦沉痾逾年不痊齋供像設巫醫符呪靡不周詣莫能蠲除王芝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徵驗而招商素不崇道聞之蔑如也攻理所疾費貨財萬計矣日以羸茶俛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明章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為於其家修神呪道場疾方綿篤不保旦夕促以啓壇當禁壇之際疾士真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壇既畢道明持劔水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道明就卧內噴之忽然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我疾有瘳矣乃求衣命机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不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死矣尊師開道場之時都不醒悟但聞空中有言大帝下降領天兵討逆如是即黃光如日照灼遠近即見千乘

萬騎天兵神將圍繞此宅鬼物邪怪並已擒縛去矣方見大帝太一乘七寶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某至太一前令神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痛楚但氣稍羸某即云元始下降乃見大帝太一對望迎拜隊仗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天尊有光一道下照某身今則氣力亦似勝任笑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尚恐其未任勸俟來日懇要盥漱更衣扶杖而立良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揮手拒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逡巡如常自是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無暫替乃獨修創玉芝觀講堂大殿三門通廊齋厨道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設之製牀杌器皿玩庖厨凡計錢數百萬二年之內畢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敏乃乞解所職養道閑居

相國杜函公修黃籙齋免閻羅王驗

相國杜函公幼履顯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皆再領之年九十餘薨於荆渚是夕中使揚魯周自五嶺使回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可懼敲磕擊觸若兵甲之聲人股慄莫知所以魯周駟騎所倦尋亦成寐四衢之內師旅充斥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閻羅王今夜四更

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年長者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愈半月矣官高年長首冠衆人疑其必有薨變是夕四更果去世矣魯周話此事於儕友間自是京師亦有知者明年春女妓間有暴殞而蘇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作十壇黃籙道場以希退免令送錢二百萬圖幕各二百事於開元觀古栢院詣冲真大師胡紫陽嚴修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妓復暴殞如初云我已奉上帝之命為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矣言罪福之報信如影響不可不戒也凡修黃籙道場表奏上帝上帝降命無所不可

南康王韋臯修黃籙道場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鄙閉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石鬼哭嗚咽其喪失墳壠平剗墟墓無所告訢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韋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神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為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為其遷拔上帝勅窮魂三萬餘輩皆乘

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
自製黃籙記立於真符觀

李約妻要黃籙道場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
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幹富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
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已為常笑約罷官二年力甚
困闕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
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字五月
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
入中書投狀也約如其言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

侍中路巖性甚強正早聞其妻還魂之事又聞二十五
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即因會話之際已與諸
廳有約云李約祇妄之言固不可聽某已斷意不與除
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即黃州刺史有關路遲疑多
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勅下之
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
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月妻
謂約曰我人間世限盡君生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為天
司與一主持處日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得原
免今居官之際可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

請修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
修黃籙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
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籙齋者
濟拔存亡消解冤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可上
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勅上天有
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
中一切苦惱俱得亭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修黃
籙道場為急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福利何得不言
妻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只似世
間人情請託囑致而已鬼神所遵稟得力極遲雖云來

世他生亦恐難得其効約問之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
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為母氏於紫極宮別修一壇亦三
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約
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際替授金吾小將軍但勤心
奉公濟恤貧弱矜憫孤獨踈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
獄崇奉大道清靜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
勿以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此去授一
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長子後宰昌明亦在
道鄉中子一尉不足榮顯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火十
年之內四海多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

虔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所言

盧賁修黃籙道場驗

盧賁者邠州三水人也晉永和二年為道州司法參軍性強毒凡推詰刑獄鞭笞捶楚人不勝酷死者甚眾忍一日廳前地裂有二鬼昇一大鑊置於庭中發火煎之水已沸湧數人上廳擒賁投入鑊中煎煮楚痛叫喚半日餘乃擊出於地上諸鬼乃去醒後渾身猶如火色官吏共見如此半年每日受苦無方救拔羅浮山道士孟知微因遊州境賁延請到家告以斯苦知微曰此乃枉害良善魂告於天乃受斯報急修黃籙道場得天符放

救冤魂生天此罪方免遂請道士修黃籙道場三日禮謝至第三日夢三十餘人有鬼吏引之謂賁曰國之刑律自有常科訊獄詳刑哀矜而勿喜賞宜從重所以示恩也罰宜從輕所以示仁也憂人之情惜人之命常執執而慎之豈可肆汝心胃法外加罰苦毒捶楚害及於人非罪而死者其魂告天幽冥不能制鬼神不能拒上帝有命許其雪冤所以汝受其苦今黃籙懺謝救彼冤魂魂既生天冤即解矣此三十餘人各執蓮花乘雲氣從道場之側翩翩上天自此鑊湯水永息賁遂捨官入峨嵋山修道矣

樊令言修北帝道場誅狐魅驗

樊令言者汴州人也莊在外縣因晚歸莊僕從行遲其馬駿疾不覺獨行三二十里道傍見一少女悲泣駐馬問之睹其袂豔遲回不去遂與此女同入道側數里之間到其居處屋宇宏麗侍從繁奢如公郡之家笑是夕女之母約與令言為婚留連飲宴親賓皆集不覺已三日矣懇欲還莊毋亦令從者車擔侍女數人使其女隨往莊所嫵婉歡樂彌日移時令言日以瘦削因而成疾未及林枕體弱氣衰唯荒誕是務不接賓友惡見於人時多恚怒心神恍惚偶自莊還家數里下馬頻頻憩息

於店中遇一道士自言是終南圭峯杜大明熟眎令言謂之曰子之邪氣貫心袂疾已作百脉奔散五臟虛勞若不救理死亡無日矣吾之山童善於雜術子可遽還與此童偕往可密室之中作北帝道場今夕當有其効勿為驚惶如此即性命可全形骸可保矣令言異其說奉其教素亦貯疑徑與此童還莊中掃灑密室備香火案几其婦望而怒之曰信邪妄之言行非正之事禍由自投非我本所知也洎晚有十餘人將鷹犬弋獵之具從空中而下徑入堂內殺其婦及女僕凡七八人既死皆化為狐矣令言驚懼投密室中不見童子但留朱字

一行曰太上命北帝鷹犬軍誅樊令言家害人狐魅之鬼如符命自此令言所疾日痊心力日益神氣充溢年八十猶如少童則天特為東臺御史

鮮于甫為鮮寃修黃籙道場驗

鮮于甫者鄧州南陽人也屬隋朝喪亂年三十七膽勇多計率莊戶一百餘人初即自衛鄉里尋乃攻劫近封汝郢荆襄之間大為劫奪殺害戶口侵掠行人至武德初甫忽患雙手痛疼如被燒煮三日一爛疾狀異常萬藥千醫了不能救捨數百千錢作諸功德亦無所應乃入京尋醫至藍田與道士同店住宿因話所疾道士曰

此寃橫殺人業報使然也急詣宮觀修黃籙道場可以濟拔耳遂還家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手不復痛平復如常有十餘人或朱或紫或官或庶去壇百餘步於東北偶髣髴而現使人致謝於甫甫往見之欣然款悟曰君昔以無辜殺我實抱沉寃上訴於天乞報其醒皇天降命得以相讎君忽值神仙示以至道依玄經聖典開黃籙道場奏表九天垂恩大宥非止我等之身君之先祖亦同得生天矣齋功重大聖力顯明所有寃對自此永解十華真人奉太上命下校善功但當修福勿復念惡也甫捨錢三千餘貫廣修宮觀補葺尊像施及貧病

救厄濟危於鄧州修觀立碑具紀靈驗之事

竇德玄為天符專追求奏章免驗

都水使者竇德玄貞觀中奉詔於淮浙名山檢括真經於汴河上逢一使者脚痛途步甚為艱難欲託船後謂從者曰某遠道行役脚疾忍甚官程有限又難駐留欲寄船後聊歇三五十里不知可否從者白於德玄德玄亦以牕中窺見深有哀憫之心因令船後安泊日給茶飯直過淮口將息已較欲辭德玄出船方問其行止曰某太山使者非世間人也奉天符往揚州追竇都水耳間之極驚請天符一看如人間符牒不敢開之因問曰

某都水使者竇德玄也既是專追何須待到揚州耶使者曰某不識其人但據文字行耳所到之處下天符之後當處土地同共追收未到之間固不合妄洩於天機也既君是都水與牒中事同數日存卹之恩理須奉報欲免此難可徑詣揚州王遠知仙伯拜章求請某即未下天符待上章了必有勅命爾此外不可禳之也德玄至揚州主客參迎纔畢便詣王仙伯具述性命之急懇乞拜章仙伯曰某退迹自修不營章表既有冥素之急敢不奉為也乃為自寫章拜之是夕使者復來白章已達矣太上有勅更延三十年位為左相其後年壽官秩

皆如其言矣

馬敬宣為妻修黃籙道場驗

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異常敬宣皆不得知因夜作煎餅前室女方七歲飢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以熱火箭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致死數日謝亦無疾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却活敬宣問其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為火箭之事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看之足已爛矣膿血橫

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箭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之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敬宣於永穆觀燒香女冠杜子霞頗有高行因以此事問之子霞曰解冤釋經除宿報之災唯黃籙道場可以懺拔竟魂生天疾病自損過此不知也遂於景龍觀修黃籙齋七日七夜謝夢前妻及亡女曰以功德故捨如大冤天符下臨不得久住今則受福於天堂去矣足疾遂愈敬宣夫婦常修齋戒歸心妙門矣

秦萬受斗尺欺人罪修黃籙齋驗

秦萬者廬州巢縣人也家富開米麩綠帛之肆常用長

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良友勸之終不改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死冥司考責了罰為大蛇身長丈餘無目在山林中被諸小蟲日夜嗜食疼痛苦楚無休歇時託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汝明日於南山二十里林間看我與少水契廣造功德其子夢覺語之一家悲歎坐以待旦及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蛇無目被衆蟲嗜食鱗甲血流異常醒穢一家見之號泣以水於盆飲之飲水欣喜舉身蟠屈若有所告其子廣求救護歷問於人紫極宮道士霍太清曰可修黃籙道場三日懺悔必可濟接其子即於宮中修齋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

蛇在道場中香案之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媿修此道場已蒙天符釋放前罪併盡今便生天上更可捨三千貫錢大修道門功德以救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秤小斗短尺狹度欺於平人受無眼衆毒之報此事顯然如影隨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按上達天宮太上有勅天符赦赦此罪萬劫不可卒除吾有金裝割爪刀子留以為驗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隨殮之物信知生天非謬齋畢却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乃施刀子入紫極宮大修宮宇立碑標載其事

杜鵬舉父母修南斗延生醮驗

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疳步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教之餒乎相眎灑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與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

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懃奉無闕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憩其門留連與語吏曰主日常饌亦設位致響何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之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比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邊著鳥向下懸鍼者當居重任必為相國祈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有此子兄弟俱克盛無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國相西川節度使並壽逾九十終身無疾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二

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

校理賜緋魚袋借紫臣張居房集進

道教靈驗記

衢州東華觀監齋隱常住驗

衢州東華觀物產殷贍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恣隱欺
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罪福
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
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所不及矣辯於飾非給於應
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為語端如俗中之說徐六侯

白耳既死數年一旦道侶三五人縱步園林遊春肆日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齧於坐側一人偶曰某監齋常能排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群牛中否眾方言笑一牛直詣眾前驅之不去試以其監齋呼之跪而兩淚每呼各必隨應焉道侶愍之為拜章修齋謝過遷拔二日夜寓夢致謝言宿過已赦往得往生矣三夕而牛斃

婺州開元觀蒙刺史復常住驗

婺州開元却倚小坡形勢高爽元置之地四面通街其後居人所侵基地漸狹大殿之後便逼居人私舍亦有

州司勢要占地造宅道士明知其事未嘗敢言主觀道士夢天上官吏三五十人自空而下集於殿前即喚此道士問觀地疆界答云某後生晚長自主觀來祇據見在而已據老人所言此觀元置為御容四面通街以防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家官人點頭曰實然又見一人云是地司所說亦同有朱衣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躬親指說但處分刺史溫璋即時忽見令人往傳處分言訖昇空而去明日刺史忽入觀行脚登尊殿上顧望問道流此觀形勢布置不合隘窄如此何得側近便有戶人居住道流逡巡未敢祇對溫郎中曰固應難說即

令懸榜發遣居人四面以官街爲界併還常住所侵占地者據侵住年月限一月日內陪納租地錢隨間數徵地租約數百千充版築垣墻修飾屋宇六十餘日觀後舊制溫夜夢青童降曰汝有政理常住之功賜節鎮三任若瀆貸殺人得其一矣亦如其言

杭州餘杭上清觀道流隱欺常住驗

杭州餘杭上清觀田畝沃壤常住豐實主持道流每減尅隱欺以私於己雖門鈴轄官中舉明必廣費金帛以請託於局吏賄貸既行多覆藏其罪掩蔽其惡由是州吏縣曹相知罔冒積弊久矣殿宇摧殘香燈寢絕遊客

經過略無投足之所有識者爲之寒心嫉惡者有爲之扼腕固有日矣會昌中人家併產兒女五六輩皆形骸不具瘡痍聾聵數歲有白尊師自金華山至駐留旬日住持道流因話其事尊師促令召之既至愍然曰汝何得作此重業犯負大道致茲考責邪謂觀中諸道流曰此奴婢輩皆是此觀前輩道流隱欺常住恣爲罪業不唯祇受此報方欲更履諸苦未有解免之期即次第呼其昔日姓名一一問之數輩亦以曉悟先身之罪啼號嗚咽悶絕於地尊師令其家各備香油爲之焚香懺謝求乞赦宥常住亦爲辦齋食供養如是三日尊師冥心

靜定經宿方起曰太上有明科常住法物供養三寶傳於無窮之世固不可輒有隱盜侵欺之者罪及七世生受荼毒死獲諸苦或爲賤人畜類以償昔債雖三元八節天地肆赦此罪不在可赦之例吾以愍物之故適爲冒禁上干天府此輩已得止此一報即生身得於善處矣三旬之後相次有應此後主持者當明爲鑒戒勿獲此轍也月餘瘖瘖聾者相續而死惟瘖者足稍能履十餘年後平復如常白尊師言此奴罪名稍輕即當赦免此奴免之日諸輩皆釋其幽牢也果如其言以此奴平復能行爲冥中赦宥之期爾

李賞斫龍州牛心山古觀松栢驗

龍州牛心山古觀即大唐遠祖隴西李龍遷涑武陵王蕭紀理益州使遷築城於此所居旣沒葬於山側鄉里立祠號李古人廟武德中改爲觀其後武氏篡國潛欲革命勅鑿斷山脈其崗斷處水色變赤其腥如血天寶末明皇幸蜀駕入劍門有老人蘇坦迎駕奏曰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因李古人名遂爲州名古老相傳皆有靈應陛下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請御衣一襲藏於山脈斷處修築復舊山必有聲如此則克復兩京回鑾有日矣明皇異其言即命內使齋御衣國信祭

山修築刺史蘇邈准詔以近山四鄉百姓放明年租稅併功修墳還使如舊山果有聲如牛响焉明年誅祿山復宮闕至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詔曰江油舊壞境帶靈山自狩巴梁屢昭感應眷茲郡邑合有增崇可昇龍州爲都督府賜號應靈郡長慶四年中使張士謙王元宥刺史蔚遲銳修之寶曆元年三月內使閻文清又齋詔祈醮僖宗朝宗子李特立復以前事上奏請修觀及廟置金籙道場乃授特立龍州錄事參軍與內使高品王彥忠就山修飾委東川節度使揚師立選高法道士袁道常等開黃籙道場醮山祈福山亦有牛响之聲明

年誅黃巢復京邑靈應復如初中和三年詔昇江油爲望縣其後東川修造將李賞嘗過山觀見貞松古柏皆可材用因修立解署苟圖其功不奉使司指揮徃往望林採伐山臨江漕便於運載所斫材木撻運未半日夜常有神人詔責之賞歷歷聞所詔之聲莫知禳謝之路旣而以贓賄發露爲衆所怒今相國瑯琊公斬之於都市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被盜毀伐驗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即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得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愈疾化之上當山之半有

搏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考楚號叫之聲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性本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無道流棲止乃毀拆屋宇採伐林木為樵薪以償之固有所日矣一旦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以救其渴乏僧素與相識聞其聲哀切出門眎之見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縛喉口喘急流涕於口問其所疾答曰我為毀平蓋化屋宇斫伐樹木今有黃衣使使者追捉繫縛將往搏木樹下地獄中考問去渴乏既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與之良久徑去死於搏木之下鄉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水泉側古跡雕塑二玉女以爲奇玩傳於人間既無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人毀拆近化居人見擒取盜玉女人生魂入化中其人遂風癩焉

嘉州開元觀門扉爲馬棧驗

嘉州開元觀在層崗之上下眺城邑俯眎江山二水縈迴衆峯環抱頗爲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曠葺修樓已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爲馬廐焉有古制門扉堅朽不蠹亦置於木棧之旁旣而夜夜有光烟然可鑒以其爲怪棄而不用及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門楹之上累日

不去雖衆人聚觀以物驅斥宛然猶在涉旬之外不知所之爾

成都景雲觀三將軍堂柱礎驗

成都景雲觀舊在新北市內節度使崔公安潛置新市遷於大西門之北觀有三將軍堂此頗靈應既毀撤之後唯柱礎一枚穿掘不得置手足於其上熱愈於火後巡應心側近居人有犯觸者立有祥應至今猶存

成都卜肆支機石驗

成都卜肆支機石即海客攜来自天河所得織女令問嚴君平者也君平卜肆即今成都小西門之北福感寺

南巖真觀是也有嚴君通仙井圖經謂之嚴仙井及支機石存焉太尉燉煌公好奇尚異多得古物命工人鑄取支機一片欲為器用以表奇異工人鑄刻之際忽若風簷墜於石側如此者三公知其靈物不復敢取至今所刻之迹在焉後令人穿掘其下則風雷震驚咫尺昏矐遂不敢犯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驗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昔老君降現之時玉座局脚從地而湧老君昇座傳道既去之後座隱地中陷而成穴遂為深洞與青城第五洞天相連天師以為玉局上應

鬼宿不宜開穴通氣將不利分野乃刻石以閉之因爲石室高六七尺廣一步中鏤玄元之像焉節度使長史章仇兼瓊開元中徧修觀宇崇顯靈迹欲開洞門使人究其深淺發石室之際晴景雷震大風拔木因不敢犯

漢州金堂縣三元觀轍迹驗

漢州金堂縣大廳前有雙轍迹與三元觀殿前相連入昌利江際而絕無窪陷之狀與平地一般但隱隱然土色稍異晝眎之其跡似黑夜眎之其色似白月中看之亦帶黑色屈曲行勢遠近相合雨霽即先乾雪即先消此最爲異綿歷歲年雖鋤斷踐蹂其迹常在頃因離亂

主兵者斬人於其廳前微汙其迹所汙之處微不相續爾青城山天倉峯側地中亦有此迹陷地四五寸闊一尺雖年歲更移其迹依舊縉雲仙都山温州仙巖山皆有轍迹或輾石上或在平地與此轍迹靈應無異矣

玉局化九海神龍驗

玉局化九海神龍會稽山處士孫立畫也乾符庚子年九月庚辰辰時下筆已時已畢蟠拏蹠縮者七十三尺壁廣一丈八尺許噴雲鼓波頗爲奇狀燕國公劉景宣因夢神龍降於玉局遂畫其像潁川王陳公敬瑄濬井於其前遠近居人時有禱祈者率言有應一旦川境亢

早有一健步者恃酒卧於龍前井欄之上慢罵曰天早如此用汝何為以大石擊盡龍之脚其痕尚在既還家足疾忽甚痛不可忍使人焚香告謝竟不能解於是數日而殂

青城絕頂上清宮天池驗六時水

青城絕頂上清宮有天池焉距宮之下東南十步深三尺廣亦如之水常深尺許滯雨不加積旱不減每春游山致齋者多則一二百人少或三五十人飲用其水亦無涸竭經夏霖霖無人汲水水亦不溢或人所汗穢立致竭焉頃因遊禮有府中健步一人隨余登山令以椀

汲水誤投足於其間頃刻即涸數月經雨竟亦無水余宿於上清宮焚香祈謝一夕復舊矣昔黃帝命甯君為五嶽丈人嶽神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代刻漏陽時則颯然而下陰時即無晝夜凡六時灑水故號六時水焉其所出處在天倉巨巖之前宗玄觀之南三師壇側其下有明皇御容碑水所落處側石為六角池濶三四尺以貯之焉上無泉源亦無流注應時懸降勢若暴雨人或炷香執鑪祝而引之自東自西隨香而灑可移數步之內乾符己亥年觀未興修水常如舊忽有飛赴寺僧竊據明皇真碑舍中擬侵占靈境創為佛院其水遂絕

半歲餘僧為飛石所驚蛇虺所擾奔出山外縣令崔正規秋醮入山聞鄉間所說艾雜其下焚香以請水乃復降至今不絕

葛瓚化丁東水驗

葛瓚化周回巖巒左右嵌穴地靈境秀迥絕諸山故有二十四峯八十一洞焉觀下有礫泉深在谷底汲之非便此宮之西過崖磴十五步巨石之下有丁東水出於崖腹滴入窪石竅中積雨不加久旱不竭人或汚之立致枯涸中和年刺史安金山准詔投龍郡縣參從者三百餘人忽有汚觸其水者頃刻乃竭安公與道流頗為憂懼夜至泉所拜手焚香叩祈良久涓涓而滴雖從騎之衆食之充足每年三月三日蠶市之辰衆逾萬人宿止山內飲食之外水常有餘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九井驗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南院玄元殿前有九井焉平陸之上終深一二尺或方或圓大者五六尺小者三二尺相去各數步泉脉相通而水色皆異其味甘香蓋醴泉之屬也無水旱增減之變常涵岸不溢蜀王討東川之年岐隴之師赴援乘銳深入東屆金堂江側江水泛漲雷雨異常遂不克濟師驚而遁時以盛夏探騎十餘人

入昌利化見井而喜繫馬解衣將赴泉以浴忽大井中
有馬絆蛇騰湧而出首如白虎大若車軸噓氣噴毒勢
欲噬人騎卒見之奔迸而去又每歲三月三日蠶市之
辰遠近之人祈乞嗣息必於井中探得石者為男瓦礫
為女古今之所效驗焉

仙都山陰君洞驗道場
驗附

仙都山陰君將欲昇天謂門人劉玄遠曰此山孤峙勢
若龍蟠其首東向必當吐雲送我言訖有五色雲從地
湧出乘雲昇天出雲之處呀成洞穴水旱祈禱立有感
通大曆九年七月十五日邑人宇文萬年女人阿伴等

一十五人以元節之辰奉香花於洞門禮拜忽見洞中
波濤湧溢出一金手一玉手其大如扇良久乃隱水波
亦不復見長慶元年江陵人傅緡聞洞中雷吼之聲咸
通初道士王芳芝聞洞中聲如群鳥飛異香紛郁徧於
山頂鄉人常占於歲鶴翔必致於年豐鹿鳴必致於歲
歉不棲凡鳥每有二鳥廣明辛丑歲刺史陳悅修置道
場有祥雲天樂之音甘露法於叢林寵詔褒美中和甲
辰年賜紫大德曹用言准詔齋醮有知雲瑞雪之祥特
既畢黃籙道場未撤門簾有神人見曰靈山齋醮必命
神祇主張某即近廟之神差衛壇靖齋功既畢門簾未

後某不敢輒還本廟道衆聞其言睹其異遽拆門簾其
神見形媿謝而去茲山靈應今古昭彰傳於衆多非可
備述

嘉州東觀尹真人石函驗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石函
長三尺其上鑿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鄰於鬼工絨鏤極
固泯然無毫縷之隙相傳云是尹喜真人石函也真人
昇天之時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
不可開犯之必有大禍郡人遠近咸所敬之大曆中清
河崔公爲太守惟剛果自恃聞有真人石函笑謂官屬

曰辛坦平之詐見矣即詣觀眎函使破其鏤道士白曰
真人有遺教啓吾函者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
約崔怒曰尹喜死且千年安得獨有函在促命破鏤而
堅不可動即以巨索繫函鼻以數牛拽之鞭驅半日石
函乃開但有符籙數十軸黃素爲幅丹書其文炳然如
新矣崔觀畢謂道士曰吾向者謂函中有奇寶故開而
閱之今但符籙而已於是令絨鏤如舊崔旣歸郡是夜
暴卒三日而蘇官吏將佐且謁且賀崔謂其衆曰吾甚
大愚未嘗知神仙之事無何開闔尹真人石函果有紫
衣冥吏直至寢門曰我冥吏也奉命召君君不可拒拒

則禍益大矣始聞甚懼不覺隨吏俱去出郡城五十餘里至一官署其真官即故相呂公諲也謂吾曰子無何開尹真人石函乎今奉上帝命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即召吏案吾名籍吏曰崔公有官五任有壽十五年今奉上帝命削五任官削十三年壽獨有二年在矣於是聽崔還生崔與呂公友善泣告呂公曰某之罪固不可逃上帝之責固非三教所及矣過自己招甘心受責知復何言然故人何以爲救乎公曰折壽削官不可逃矣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廩用副吾子之託耳崔拜謝即爲吏所導還郡廨中見其身卧于榻妻子環而哭之使者命崔俯眎其尸魂神翕然相合即蘇焉問其家已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裝盡室之成都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果二年而卒矣

九嶷山女仙魯妙典石盆鐵臼驗

九嶷山魯妙典仙女得道之所妙典居山修道自山門漸遷就高深岑寂之地每居作一麓林蹤跡皆在妙典初居山北無爲觀中去何侯宅舜壇三二里後居第一麓林已在山上去舜壇五里其居所有古鏡一面闊三尺次作第二麓林又直北上山三十里中有石盆可廣

三尺長四尺自有神水雨不加溢旱不減耗飲之不竭
又有鐵曰重二百五十斤延唐縣令王翱令人強取藥
曰行未及縣王翱家舉二十餘口兩三日中相次俱死
藥曰今在潭州麓山寺中寺中有犯者輒病極有靈驗
真宗皇帝御製天童護命妙經序

夫妙本難窮至真善應可道而非常道無為而靡不為
是以瓊簡瑤函爰敷寶訓雲章鳳篆咸演祕文標示明
科形容造化所以宣揚博利仗助洪鈞為善教之筌蹄
道舍靈之耳目朕獲膺元命茂育群黎冀廣真詮潛資
庶品以天童護命經者

清密語金闕真符素有前徵播於別錄其或洗心誠
誦結念奉持固可却癘蠲邪臻和致壽類義圖之立象
幽贊神明同夏鼎之除祲不逢魑魅愈凶災於六極集
戩穀於百祥因模寫以頌行乃標題而叙列所期寰海
共樂生成云耳

太上天童經靈驗錄

益州西門內石笋街百姓李萬壽者年五十餘景福元
年壬子歲三月中值亂城門盡閉家道罄竭親屬二十
餘口悉皆淪沒萬壽一身窮悴其月城開之後遂往漢
州投託親知行至新都縣覺日色猶早乃更前去殆至

昏黑無處止息遙見西山之下隔橋似有人居茅齋四
向園林森聳萬壽至門扣扉良久一女子出年纔及笄
忽見萬壽甚驚問曰君是何人因何至此萬壽曰欲往
漢州至此抵夜願寄一宿希不艱阻女子曰君宜速去
此不可住萬壽再三懇告乃曰緣妾夫婿非人也萬壽
堅問其故乃曰妾夫即行病鬼王也啖食生人莫知其
數妾即新都縣藍浣行內王萬回家女也偶然被攝至
此無由歸得萬壽曰其至此山路險惡去亦死住亦死
願得一處藏匿必可免難當爲娘子通報本家令知在
此女子良久欣然遂引萬壽入大甕中以物蒙之萬壽

既喜又懼不敢喘息但志心密誦太上天童護命經四
更以來忽聞大風拔樹走石飛砂俄見鞍馬鏗鉦旗隊
震耀入於堂內須臾而風止俄又聞鼙鼓之聲雷吼達
於屋外夜未曉女子潛至甕間語萬壽曰我王與群鬼
睡矣然王問妾云適來忽見宅四面金剛力士遍滿空
中紫雲之內白鶴仙童羅列前來吾遂急歸復遇一老
翁四目部領兵使三十餘萬遂吾至大鐵圍山吾奔送
竄避直候兵散崎嶇至此今大困乏豈是有術人至此
否妾但答云此無人也君必有祕術邪爲妾言之萬壽
曰其無所能通但至心密語天童護命經耳女子曰君

試誦之我願聞也萬壽遂密密歷誦經一遍女子稽首
跪聽移時讚歎乃曰豈非此經靈驗否言訖復入室內
忽寂然無物但有空房四向尋覓絕無影響但聞香風
颯颯覺在土穴中仰見天色皎然遂奔至甕所驚告萬
壽同尋香氣而出天色漸曉方知身在太古墓中相顧
悚懼萬壽遂引女子至新都縣尋其本家父母聚族悲
喜問其事由遠近人民傳說驚歎以錢十萬莊一所贈
萬壽即於嚴真觀入道其女子之父王萬回即於萬壽
處傳受天童經於玉皇觀中入道

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二



